

樂書

五

漢書
經十五
一三二
全四。號
全十二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3240 |
| 冊數 | 12 (5) |
| 函號 | 圖 15 1 |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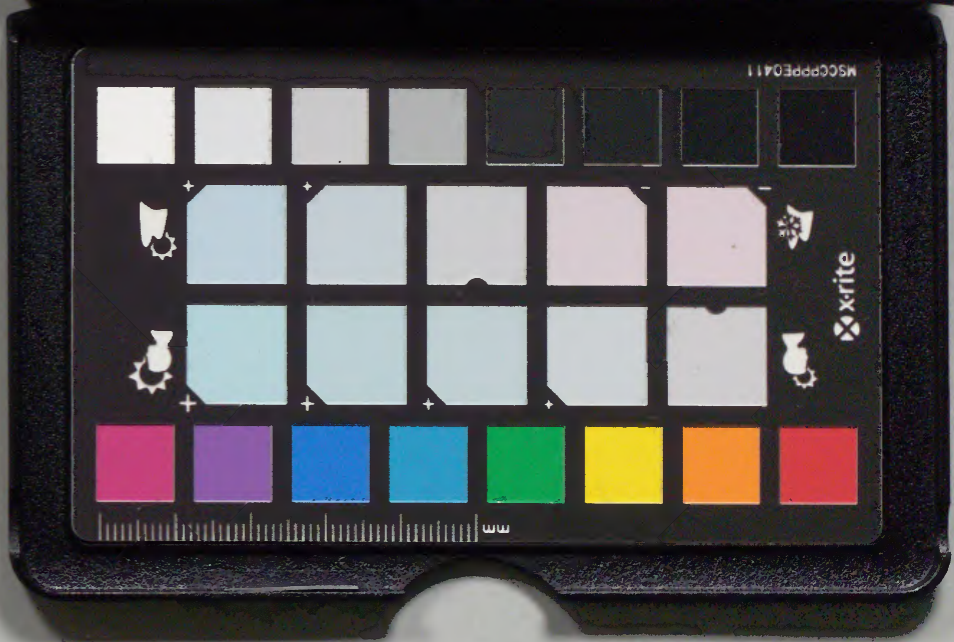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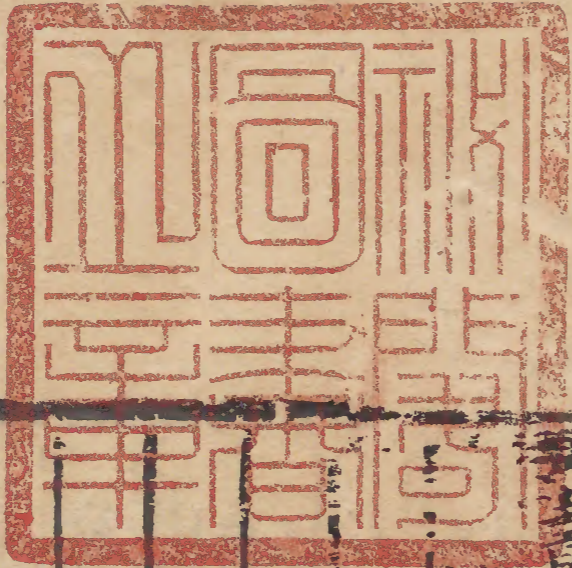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卷第六十四

詩訓我

素國風

車鄰

陳國風

宛丘

小雅

鹿鳴

車鄰

四牡

皇皇者華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七

玄天道也黃地道也天道用九而九者陽數之窮也地道用六而六者陰數之中也黃於色為中而簧則

美在其中發而為中聲者也笙竽之為物以匏為母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吹笙竽則簧鼓矣然笙之大者
簧十有九小者十有三而竽則三十六簧焉三九陽
數也十陰數也大笙之數九金數也而以陰十主之
金土合數也小笙之數三木數也而以陰十主之木
土合數也竽三十六簧水數也長四十二寸水火合
數也書以琴瑟為堂上之樂笙簫為堂下之樂則鼓
瑟堂上常御之樂也鼓簧堂下其盛之樂也先鼓瑟
後鼓簧與關雎先琴瑟後鐘鼓同意秦仲有禮樂之
好如此而國人又悅之欲其與之及時娛樂豈非樂
氏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哉晉之昭公有財不能用不
足以為禮有鐘鼓不能樂不足以為樂國人莫不哀
而刺之與夫車鄰悅而美之豈不有間邪

宛丘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鼓宛
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韋音鼓冬至之音也土音在立秋之音也古者蓋謂
之在則在之為器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應中聲之
所自出者也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鄭以槩
輅真在而鼓之是以易之盈在見於比用在見於坎
鼓在而歌見於離詩之擊在見於宛丘是其在之為樂
自唐至周所不易也昔秦王為趙王擊在亦因是已
孰謂始於西戎乎今夫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陳
之幽公游蕩無度不擇冬夏而為之擊鼓於宛丘之
下又擊在於宛丘之道是嗜音而不知反者也既值
所執之鷺羽又值所建之鷺羽是常舞而不知反者

也豈特合樂於野而已哉彼其所樂如此然而百姓不厭而苦之未之有也

東門之粉

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東門之粉宛丘之相子仲之子婆婆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婆穀旦于逝越以鞮邁

男子正位乎外女子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也男子業耕女子業織生民之常職也蓋上為一下為二故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幽公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無冬無夏鼓舞於宛丘之道則國人更化而從之矣不特心正乎外以業耕而婆婆於粉棚之野女亦正乎內以業織而婆婆於日中之市及其

父也非特男女棄其舊業而已雖國人亦越以鞮邁然則風化之所行有以動蕩其心感移其俗亦豈有善惡之間哉爾雅曰婆婆舞也詩言婆婆則舞而已序兼歌言之者言歌不必見舞言舞則歌在其中矣詩序曰永歌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鹿鳴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卦有八離居一焉音有八絲居一焉離馬也而與絲同祖則其音絲而已易曰離麗也麗以離為體離以麗為用故大琴謂之離以其聲有所麗而明也大瑟謂之灑以其聲有所麗而澤也大笙謂之巢以其列

管匏中施簧管端鳳巢之象也小笙謂之和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爾雅曰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毓徒鼓鐘謂之將徒鼓磬謂之塞由是觀之凡所以作樂者古人皆以為鼓則所以作琴瑟笙簧謂之鼓不亦可乎文王之燕羣臣嘉賓始則鼓瑟吹笙吹笙鼓鼗音以其樂主盈遇之之誠有加而無已也終則鼓瑟鼓琴先瑟而後琴者以反為文示其有常而無變也吹笙鼓鼗鼓瑟鼓琴皆兩言之者以笙簧琴瑟大小備舉故也笙簧象物生而有所示故以示我周行終焉琴瑟君子以樂心而已故以燕樂嘉賓之心終焉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記曰中心須斯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蓋禮之於賓三茂之於君臣文王之於羣臣不以君臣之義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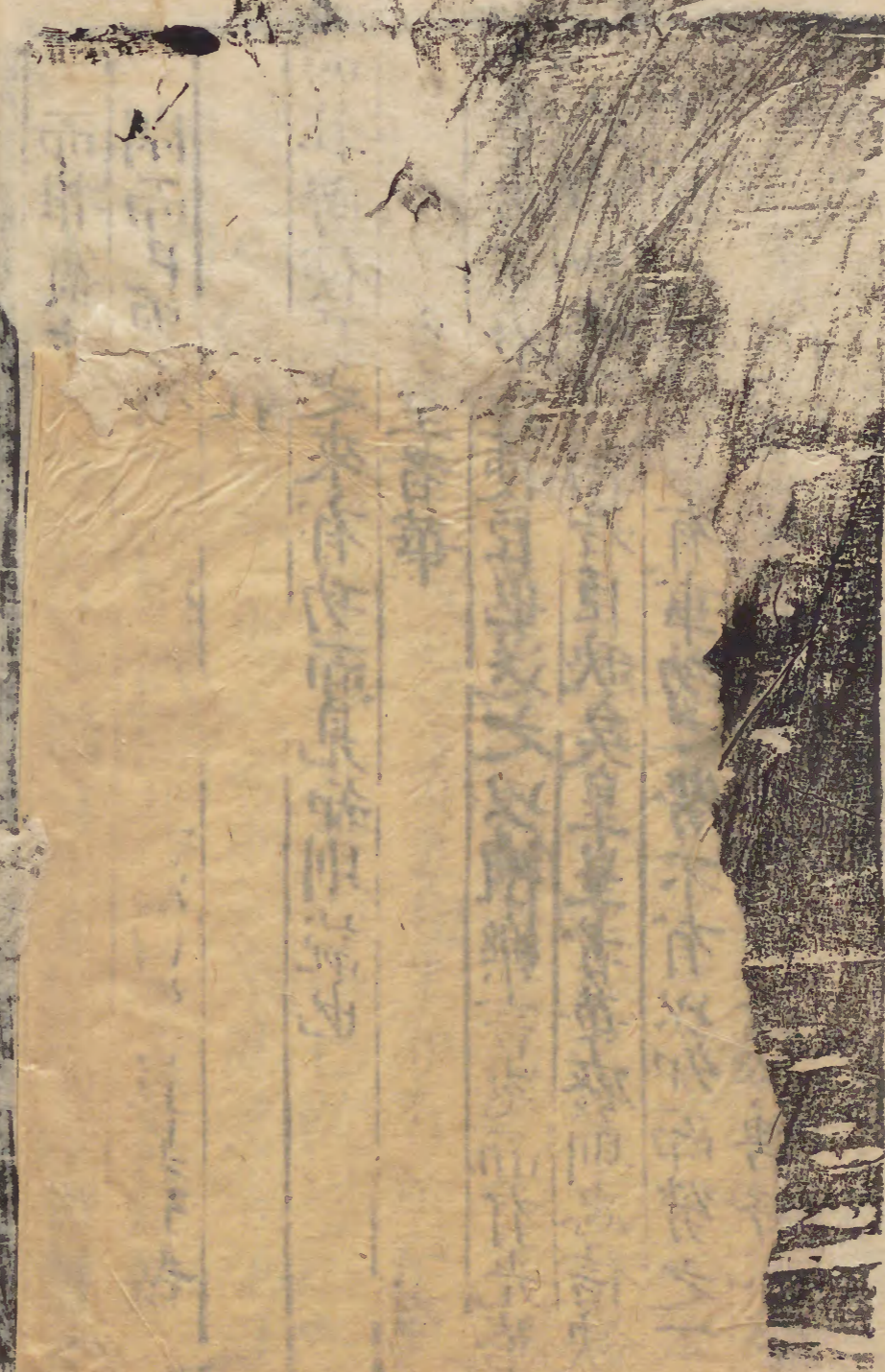
而推賓主之禮以待之雖和樂且湛亦不出禮之閑而已與賓之初筵所謂其湛曰樂豈異致哉

四牡

四牡勞使臣之來有功而見知則說也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序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蓋君之於使臣有事功之勞不有以知而勞之不足以全君臣之道使臣之於君既受命於聘好不能舉於四方不足以全忠信之德遣之勞之者禮也詩以叙其情者樂也君之於臣必先遣而後勞焉者必先勞而後遣蓋所以示勸也



詩書卷第六十五

詩訓義

小雅

常棣

伐木

采芣

出車

秋射

彤弓

菁菁者莪

常棣

女子好合如鼓瑟琴

琴瑟同音而相合而妻子好合如之故曰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墳廬異音而同和而君民之和如之故曰天之
膺民如墳如廬常棣主燕兄弟而言妻子者以至於昆
弟必自刑寡妻始故也板主言君之於民而言天者以
君之所為天實使之故也是詩先瑟後琴者以弦多聲
序之與鹿鳴鼓鐘鼓瑟鼓琴同意開睢先琴後瑟者以

音大細序之與女曰雞鳴琴瑟在御同意車鄰瑟人
及琴車牽言莫不及瑟詩人之意各有所主爾

伐木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傳曰坎坎蹲蹲喜也樂之所由生也易曰鼓之舞之以
盡神樂之樂也古者作樂始於鼓以作其聲終於舞以
動其容坎坎鼓我則發諸聲音而以反為文也蹲蹲舞
我則形諸動靜而蹈厲有節也人道性術之變盡於此
矣文王燕朋友故舊而為樂不此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竊嘗究周官燕樂鐘磬教之於磬師笙鐘供之於笙師
奏其樂以鐘師舞其樂以旄人歛而歌之以鞀鞀氏僕
禮之燕禮樂人設縣小臣何瑟而鼓工升卒歌笙入立
奏下管新宮言舞則勺是燕以示慈惠而樂固無不備

舉矣觀文王燕羣臣於鹿鳴其樂不過笙簧琴瑟燕朋
友故舊於伐木其樂不過於鼓舞至於常棣燕兄弟未
嘗及樂其故何哉以伐木考之箋且有棧兄弟無遠而
以鼓舞繼之是燕兄弟固未嘗無樂也不然常棣之詩
何以謂之和樂且孺且湛哉鹿鳴不言鼓舞非無鼓舞
也伐木不言笙簧琴瑟非無笙簧琴瑟也蓋亦互備而已

采薇

出車

杖杜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
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
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歸也

文王之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西攘昆夷之
患北伐玁狁之難方出而行師則將役均在所遣故歌
采薇以遣之所以一貴賤之心也與荀卿所謂百將一

心三軍同方同意及旋而班師則尊卑不可不辨故歌
出車以勞率歌杖杜以勞役所以明貴賤之分也與禮
記所謂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同意天地之於萬物出乎
震所以遣之也歸平坎所以勞之也文王之於將役致
義以遣之致仁以勞之亦何異此遣之勞之禮也必歌
詩以樂之樂也

彤弓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鐘鼓既設一朝
饗之

古者諸侯有功於王室天子非特賜之彤弓以旌之抑
又行獻醕酢之禮以禮之設鐘鼓之樂以樂之也周官
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鍾師凡饗祀鼓其
金奏之樂典庸器而具焉而設筭箴籥簫亦如之由是

觀之饗禮不終朝以訓恭儉要之實主百拜而酒三行
其樂未嘗不令矣鐘鼓也然錫彤弓必因饗禮笙師饗
射共笙鐘之意也鐘師饗養燕異禮而同樂是燕亦以
鐘鼓為主也觀文王之燕群臣其樂有及於琴瑟笙簧
燕朋友故舊其樂有及於鼓舞然則饗樂固與燕同是
詩特及鐘鼓者非不用琴瑟笙舞也所主者鐘鼓而已
先言饗之次言右之與周官大祝以享右祭祀同意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
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文武之學曰辟雍成王之學曰成均而大司樂掌其法
焉蓋辟之以禮雍之以樂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學校之
教也成王有改辟雍之名無變辟雍之實其長育人材

而成之者亦不過禮樂而已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有儀者禮也樂之者樂也然則禮樂豈不為君子之深教歟樂且有儀序所謂樂育材也我心則喜序所謂天下喜樂之也辟雍之制環之以水則所謂中沚辟雍之實也

樂書卷第六十五終

樂書卷第六十六

詩訓義

小雅

何人斯

鼓鐘

楚茨

何人斯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

壎之為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壎以水火相合然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然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鐘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鍾一要宿中聲之和而已先儒謂圍五寸有半長三寸有半蓋取諸此箎之為器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則全於陰數而已要皆有翹焉一孔上達寸有三分而橫次之箎為之齊者也爾

雅曰大埴謂之器六箎謂之沂器則六孔交鳴而喧
謹沂則出於一孔而其聲清以辨也土王於長夏而
埴土音也有伯氏之意焉故曰伯氏吹埴仲氏吹箎板詩曰天
有仲氏之意焉故曰伯氏吹埴仲氏吹箎板詩曰天
之庸民如埴如箎是埴箎異器而同樂伯仲異體而
同氣故詩人取以況焉觀周官小師教埴瞽矇播之
笙師兼箎而教之詳於埴略於箎者以埴主倡始不
得不詳箎主和終而已不得不略不亦寓伯仲之旨
乎昔暴公之於蘇公以義相友有兄弟之親以情相
歡有埴箎之樂是雖靡不有初而鮮克有終真餘耳
之光初蕭朱之際末也喪其本心亦已甚矣譙周曰
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埴蘇成公善箎由是觀之豈詩
人因其所善取譬邪世本曰暴公作埴蘇公作箎是

一不知埴箎之作其來尚矣埴又作埴箎又作饒者其
金方而土負水平而火銳一從熏火也其中為黑則
水而已一從負則一之形也箎本起黃鍾之龠如笛
而三孔所以通中聲也箎或作箎者與龠不齊故也

鼓鐘

鼓鐘鏘鏘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
鐘喑喑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
伐馨淮有三洲憂心且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
欽鼓瑟鼓琴

周官鑄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禮記
晉平公鼓鐘杜預聞鐘聲曰安在爾雅云徒鼓鐘謂
之脩蓋鼓鐘之詩刺幽王為流連之樂鼓作其鐘於
淮水之上樂而忘反者非持鼓鐘以自娛抑又伐

磬以勞人而琴瑟笙磬管籥之樂無不備舉亦異乎
先王所爲而已昔齊景公欲爲流連之樂而晏子以
謂先王無是之樂卒能出舍於郊興發以補不足作
徵招角招君臣相悅之樂是得易所謂具豫成有渝
無咎者也幽王流連而不知反曾齊景公之不若詩
人如之何不刺之邪

笙箏同音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妙有以通八卦之德顯有以
類萬物之情故離音絲其發爲琴瑟箏音竹其發爲
笙乾音石其發爲磬周官眡瞭掌箏笙磬笙師掌共
鐘笙之樂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
其南笙鐘是磬與笙同爲陽聲擊應笙之磬而笙亦
應之也鐘與笙則一陰一陽而已鼓應笙之鐘而笙

亦應之也笙磬作於堂之上下異器而同音笙鐘均
作於堂下異音而同樂此書詩所以異致歟鼓鐘欽
欽雖敬而有不足之意鼓瑟鼓琴則先大後小皆以
反爲文者也笙磬同音則聲應相保而爲和以雅以
南以籥不僭則節之以中聲而不亂皆不至慢易以
失節者也言以反爲文刺幽王之不知反言不至慢
易以失節刺幽王之不知節陳善閉邪之道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雅者中國之樂也南者南夷之樂也春秋書萬入去
籥萬武舞也籥文舞也謂之雅則聲音節奏合於雅
言雅則頌可知矣謂之南則南夷之樂言南則三方
可知矣籥則文舞言籥則萬可知矣華夷之樂雖殊
要之播於中聲之籥而執以舞之則聲容有節而不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三
文
備矣先王作樂崇德始也鼓鐘以致其敬中也鼓瑟
鼓琴笙磬同音以致其和終也以雅以南以箏不備
以致其節周官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
以和軍旅大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禮曰夫敬
以和何事不行蓋敬勝則乖而離必以和濟之語所
謂禮之用和為貴之意也和勝則蕩而流必以節正
之語所謂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之意也作樂終始不
失乎禮周官所謂樂禮是已若然庸詎有流酒慢易
之患邪幽王徒有是樂而無德以宜之鼓鐘之刺曷
可已哉

楚茨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三
文
禮樂之情遠矣既戒

禮樂之情也以進與反者禮樂之文也禮儀欲其既
備是禮主其戒而以進為文也豈卑者舉之鑿者與
之之意歟鐘鼓欲其既戒且樂主其盈而以反為文
也豈高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古之行聘禮酒清
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日莫人倦而不
敢惰得非禮儀欲其既備邪以鐘鼓奏九夏而終之
以箏夏鷺夏九叙惟歌而終之以戒之用休得非鐘
鼓欲其既戒邪禮樂所施如此則其用於祭祀以交
神人亦何獨不然蓋賢君子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
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
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楚茨之時君子
思古之賢君得四海之歡心而與之祭祀我孔熯矣
式禮莫愆致誠信忠敬之謂也必芬孝祀奉之以物

之謂也禮儀既備道之以禮之謂也鼓鐘既戒安之以樂之謂也孝子之心如此而已此所以孝孫祖位工祝致告也祭義曰及饋樂成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喻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此之謂歟

樂書卷第六十六終

謝其野主其海而以載其文也豈早其學之聲也哉
野之野也必載其又其野也豈早其學之聲也哉

樂書卷第六十七

詩訓義

小雅

楚茨

甫田

車牽

賓之初筵

楚茨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惟聖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故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樂之所以迎來哀之所以送往也然則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反樂而不哀者豈孝子之情也哉哀以送往孝子之心也鼓鐘送尸先王之禮也以禮廢心則不仁以心忘禮則不智二者並行夫然後全之盡之也周官大司樂凡樂事凡出入則奏肆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然則鼓鐘送尸庸非奏

肆夏之樂乎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
則佐傳豆籩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似王后薦玉豆胾豆
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則諸宰君婦之徹有樂可知矣古
之作樂鐘鼓既設未嘗不終之以舞則送尸之樂雖不
言舞以鐘鼓見之也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
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
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鼓鐘送尸
神保聿歸繼之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
後祿豈非鼓舞以樂皇尸與天下樂之之意邪

樂具入奏

周官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鐘鼓蓋樂之用於天下明則
有燕饗幽則有祭祀先王於祭祀之末既歸賓客之俎
矣又能備燕私以親諸父兄弟則仁之至義之盡也樂

也者不過樂斯二者而已宗廟之禮既畢復具
燕私之所則鐘鼓備設所以親同姓成和樂也湛露
子所以燕諸侯其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亦此意與
古之作樂奏黃鍾者必歌大呂舞雲門奏太簇者必歌
應鍾舞咸池言樂具入奏則歌舞具舉豈特鐘鼓而已哉

甫田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古者有事於釋奠祭先師有事於瞽宗祭樂祖養老祭
先老執爨祭先炊馬祭先牧食祭先飯然則於田祭田
祖亦示不忘本始而已蓋備物而祭之者禮也作樂而
御之者樂也然離音絲而琴瑟以之南方之樂也坎音
革而擊鼓以之北方之樂也南方至陽用事而陰萌焉
故萬物自是而之死北方至陰用事而陽萌焉故萬物

自是而之生甫田之御田祖必琴瑟擊鼓者以自冬祖
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復生故作是樂以御
之各有度數存焉用是以祈甘雨則陰陽和百穀生其
於介稷黍穀士女也何有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
歛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函頌擊土鼓以
息老物又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
序以詩推之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
以社以方則蜡以息民之祭也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
祈甘雨則祈年之祭也於蜡祭言禮以見樂於祈年之
祭言樂以見禮詩人之法言也

車牽

四牡駉駉六轡如琴

鄭風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則琴常御之樂也衛風曰

公庭萬舞在前上處則舞前處之樂也以六轡御
牲和正而有節無以異於常御之琴故車牽以如琴
言之兩驂在前疾徐而有節無以異於前處之舞故
太叔于田以如舞言之

賓之初筵

鐘鼓既設舉醴說說

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射士有賓射燕射而
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為然周官大司樂大射三
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蓋
賓之初筵鐘鼓既設不過奏王夏騶虞而已奏王夏
明其大一統也奏騶虞明其樂仁而殺以時也然則
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詢衆
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大射託鐘人以鐘鼓奏陔夏

大司樂奏王夏鄉射特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奏王夏
主王出入言之以鐘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君尊故
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考之大射記樂人宿
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建
鼓在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
其南鼓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湯
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絃以至瑟歌鹿鳴三終
下管新宮三終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始奏肆夏中奏
狸首卒奏陔鵲是詩特言設鐘鼓者舉大以該之也
彤弓言鐘鼓既設為鄉射有功諸侯故此言鐘鼓既設
為大射擇士故也

樂書卷第六十七終

樂書卷第六十八

詩訓義

小雅

賓之初筵

大雅

靈臺

賓之初筵

箏舞笙鼓樂既和奏

道生一則奇而為陽一生二則偶而為陰二生三因
陰陽參合而為冲氣箏之為器如笛而三孔律度量
衡所出陰陽冲氣所宣一籥之實所不能述而冊之
所書亦不能記也伊尹言民用章以始之後世用竹以
易之律度所生陰陽合焉所以通中聲也故大司樂

樂書

卷第六十八

樂書

之產以其聲生出不窮也小者謂之箛以其聲不至
流縱也中者謂之仲則適細大之中而已要之皆道
春分之音應文舞之節也周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
斝籥鼓羽籥之舞笙師掌教斝籥則舞羽斝籥所
謂籥舞也鼓羽籥之舞而以笙師教斝籥焉所謂笙
鼓也笙師凡饗射共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則燕射
之樂籥舞笙鼓無所不備此儀禮所謂湯在建鼓之
間蓋所以備和奏洽百禮矣然笙之為樂有配鐘言
之書所謂笙鏞以間是也有配磬言之鼓鐘所謂笙
磬同音是也有配瑟言之鹿鳴所謂鼓瑟吹笙是也
有配歌言之儀禮所謂歌魚麗笙由庚是也由此推
之笙之於八音固無所不應豈特應鼓而已哉觀燕
射之禮樂人設縣射人告具工歌三終何瑟面鼓卒

而奏陔舞勺凡所以言其志永其聲動其容者靡不
具焉是詩特以籥舞笙鼓為言舉終始以見之也夫
司樂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
矢舞故賓之初筵始言大射之禮而曰大侯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繼言燕射之禮而曰賓
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各奏爾時是大司樂之
諸侯既同之射夫也樂師之射夫入又之室人也射
雖不同如此其執弓矢舞曷嘗不哉

舍其坐遷屢舞僂僂亂我箋豆屢舞僂僂側弁之儀屢
舞僂僂

先王未嘗不用盟也所不貴者屢盟而已未嘗不用
舞也所不貴者屢舞而已書譏常舞詩譏屢舞其致
一也蓋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况幽王飲酒

不以禮而臣下化之至於屢舞如此豈足怪哉陳幽
公之民男子休耕農而野舞女子休紡織而市舞序
詩者推本風化之所行而刺之然則幽王飲酒無度
天下化之固勢所不免也古人皆以幽謚之豈其均
有不智之實邪

靈臺

虞業維樅音鼓維鏞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先王於此
以脂者膏者為牲以羸者羽者鱗者為荀虛擊其所
縣而由其虞鳴則虞之為器中實虛焉樂之所由出
也惟道集虛而文王之道寓是焉橫謂之荀荀上設
版謂之葉以象葉成於上樂住於下而文王之業寓
是焉夫木之性仁檜之為木栢葉松牙則葉與身

皆曲以曲而會之故音會計之檜樅之為木松葉栢
身則葉與身皆直以直而從之故音從容之檜而文
王以德行仁如之物大謂之賁道大謂之路賁異於
路鼓者事之生作之大故也凡樂象成民功為大夫
鐘謂之鏞者以其能考民功之大故也文王有靈德
妙之而為道顯之而為業苟不假仁以行之則民亦
孰知其為靈而樂附之邪傳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
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故也由是觀之
文王之德所以降而在民散而在物民物共由之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以德行仁之効也作樂以形容
之其誰曰不宜古者作樂所以道陰陽之和者也文
為陽而鼓所以作陽聲也武為陰而鐘所以聚陰聲
也文王以文治故靈臺之樂先鼓而後鐘武王以武

功故執競之樂先鐘而後鼓惟其時物而已然文王之樂以鼓鐘言之則大矣而未備至武王然後磬管將將成王然後蕭管備舉此靈臺所以列於雅執競有瞽所以在頌也

於論鼓鐘

鼓者冬至之音其大麗似天鐘者立秋之音其統實似地樂云樂六鐘鼓云乎哉是鐘鼓樂之器而樂非器也有精微之義存焉然鐘鼓不論吾無以知其義矣古之論樂者論倫無患則論其情而已非論其義也其文足論而不息則論其文而已亦非論其義也論其義則得之於耳而心喻之得之於心而神受之豈特悅其鏗鏘而已哉荀卿曰鐘鼓以追志於論鼓鐘則以意逆志為得之矣莫非鼓也而大者謂之實

莫非鐘也而大者謂之鏘於論賁鼓其義見於作大事也於論維鏘其義見於考大功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而始附之者以其有事功之大素信於民故也文王之樂其琴瑟笙簧見於鹿鳴其鼓舞見於伐木是詩特詳於鐘鼓者舉其大而巳此大雅言樂所以異於小雅歟

於樂辟靡

夏后氏以序名學則主以禮射而略於樂商人以鼓宗名學則主以樂教而略於禮周人兼而用之而名其學以辟靡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為禮靡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為樂辟靡以本之則禮樂之教足以同人心出治道其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何有蓋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巳以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故樂

吾成已之道自仁之於父子充之至於聖人之於天道
樂吾成物之道也自盡人之性推之至於盡物之性道
志道事以詩書道行道和以禮樂樂吾允文之道也受
成出師資之以為謀反莫獻馘歸之以為功樂吾允武
之道也文王之道見於雖雖在官者不以善服人而以
善養之及其卒也壯者抗強行之志而有造老者激已
惰之氣而無斃樂道之効至於如此豈特樂輪奐而已
哉文王立辟靡於豐武王廣之於鎬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不中心悅而誠服皞皞如也彼亦孰知其樂為哉
魯僖公之頌思樂泮水言采其芹不過樂其禮教而已
語其道則未也鐘鼓言於論辟靡言於樂必兩言之者
所以歎美之有言之不足之意故也

樂書卷第六十八終

樂書卷第六十九

詩訓義

大雅

靈臺

假樂

行葦

卷阿

靈臺

鼃鼓逢逢矇矇奏公

中庸曰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生焉
則鼃之為物其性靜而惡聒喜夜自鳴而已蓋出乎
鼃之類其聲大而遠聞者也國語曰矇矇修聲蓋耳
目形也聰明神也聒聒者其神在目不在耳故以之
司視而掌火矇矇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之司聽
而鼓樂則矇者非無目也有蒙之者焉矇者可使幾

聲審吉凶者也鼙鼓逢逢而樂得其性如此則文王
靈德所及深矣以矇矓奏公而形容之則樂之象成
豈私樂吾一身為哉必有以樂人物遂性而已此所
以不言事而言哀也然雅為王政之興頌為王功之
成靈臺言樂止於鼓鐘者原王政之所由興故也維
清所奏及於象舞者要王功之所自成故也

行葦

或歌或嘏

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嘏歌起於嗟歎之不足適
心之所可而已樂之正也嘏則有逆於心而喧為徒
擊鼓而為之非樂之正也或歌於堂上或嘏於堂下
而樂之正與不正者靡不具舉其於養老也亦可謂
至矣或獻或酢或燔或炙養老之禮也或歌或嘏養

老之樂也

假樂

假樂嘉成王也

人之百骸假皮以自營又假物之皮以營其外二者
胥假也真則至矣無所復假然欲有所至必有所假
焉故假舟楫而絕江河假輿馬而至千里此假樂所
以為至於樂也蓋立人而不忘我之謂仁立我而不
忘人之謂義周之興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而生民
推之以配天所以盡尊尊之義也周家忠厚本於仁
及草木而行葦推之以睦族所以盡親親之仁也積
而至於既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則仁之至義之盡
也樂也者不過樂斯二者而已成王能持盈守成至
於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樂之實兆於此矣語其至於

樂其在於假樂之嘉乎莊子曰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假樂君子宜民宜人與人和者也受祿于天自天申之與天和者也天而不人人而不天皆非所以為至所謂至於樂者天人之樂兼備而已故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卷阿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德音之謂樂咏其聲之謂歌樂為歌之實歌為樂之文記曰歌之為言長言之也說之不足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矢詩不多言之不足之謂也維以遂歌長言之謂也歌之為樂出於民性自然非可以為也治民至此其治之至歟觀禹之時六府三事之治未有不自乎不得賢以為已憂矣蓋人君之憂

有卷阿屈納之禮賢者之於民有飄風化養之道有化之道則其德成而四方以為則此三事之所自成也有養之道則其政舉而四方以為綱此六府之所自成也周自后稷教民稼穡公劉厚民事則六府固已修矣民德歸厚見於伐木俾爾單厚見於天保積而至於忠厚之行葦則成王復何為哉作樂以歌其成而已夫然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以召康公三篇之戒終焉此九叙惟歌繼之以戒之用俾俾勿壞之意也然其戒始於公劉之厚民事所以急先務也終於卷阿之求賢所以急親賢也堯舜仁智不過如此是則召康公之於成王亦伊尹俾厥后惟堯舜之心歟傳曰歌者直已而陳德由是知召康公矢詩以歌之雖曰樂成王治功之成亦所以直已而陳

德也與夫蘇公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者異矣

樂書卷第平九終



樂書卷第七十

詩訓義

周頌

維清

執競

有瞽

維清

維清奏象舞也

吉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禎則福之先見事之有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知器者也以吉事之祥寓於象事之器則文王之舞所以象成者孰非有天下之象邪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王之時雖王事兆見而大統猶未既集也以未既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子明堂

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箭
南蓋文王之樂歌維清於堂上奏鐘鼓舞象於堂下
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肇上帝
之禋而已未及於群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矣
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禎豈過是哉
先儒以象為武王樂誤矣

執競

鼓嗶嗶磬莞將將

古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故商之功成在成湯
其討曰衍我烈祖繼之以鞀鼓淵淵嗶嗶管聲周之
功成在武王其詩曰無競維烈繼之以鐘鼓嗶嗶磬
莞將將蓋鞀鼓淵淵則聞之必遠象其能廣祖之聲
教也嗶嗶管聲則作之必備象其能成祖之事業也

嗶嗶則磬之美以象武王之烈至一而充實也
莞莞將將則聲之大以象武王之烈至是而輝光也
傳曰夫樂象成者也如此而已然鐘與鼓應則磬與
莞應矣小雅曰笙磬同音周官磬師掌擊笙磬由是
推之莞雖不一而應磬之莞則笙之莞而已磬莞將
將非笙磬同音而何荀卿亦曰從以磬管鐘鼓嗶嗶
為武王之美而鼓鐘欽欽反為幽王之刺者以幽王
作流連之樂而不知反其音比於慢矣故言欽欽之
敬以刺之周頌作莞商頌作管者蓋伺末為司探本為
官筭於禮器為未管於樂器為本故也自探樂器之
本言之謂之管自完十二律之管言之謂之莞其實
一也爾雅曰錚錚樂也或從口主聲言之或從金主
器言之其為樂之美一也

有瞽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故
作樂於明而合祖於幽彼其所作非苟然也蓋亦有
循體自然而已然周之作樂文王見於靈臺維清武
王見於執競與武豈始作於有瞽邪其所以言始作
者作備樂故也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
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庸非始作備樂以合乎祖
之謂歟雖然有瞽特作於宗廟之中非郊丘之祭也
故止言先祖是聽而已作樂而合乎先祖之聽豈徒
爲鏗鏘以樂吾心哉實有以形容祖之功德合乎祖
之所聽故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周官瞽矇之職

一職

百人下瞽百有六

十人則其言有瞽有瞽兼上中下瞽而言之也蓋瞽
之字上從鼓以其主於鼓樂故也下從目以其下目
一於聽故也其來則大司樂詔之其歌則大師帥之
相之則在眡矇焉孔子言相師之道豈非眡矇之職
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蓋有眡矇相之不待及階及
席而已商人以瞽宗名學周之主以樂教者祭之瞽
宗必言在周之庭明非商學故也

設業設虞崇牙植羽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
異異其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虞飾以羸屬磬虞飾
以羽屬器異異其虞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
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其形

高以峻虞則植之設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婁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虞所以縣鐘磬崇牙璧婁所以飾筍虛夏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婁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所以言設業設虛崇牙植羽也喪禮旌旂之飾亦有崇牙植牆之飾亦有璧婁而與筍虛同者為欲使人勿知有惡焉爾靈臺之詩言虛業而不及管言維縱以為崇牙而不及植羽為其非作備樂故也靈臺先虞而後業是詩先業而後虛者虛於業為大業於虞為小文王之樂大矣而未備故先其大者成王之樂不舉小不足以見其備故先其小者

樂書卷第七十一終

樂書卷第七十一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應田縣鼓

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周官大師大祭祀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蓋鼓小鼓之鞀小師之職也祭饗用焉大師則令之而已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鞀在其東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大射有朔鼗應鼗是詩有應田縣鼓北儒以田為鞀則朔鼗鞀鼓皆小鼓也以其引鼓故曰鞀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無鞀周禮有鞀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名

異而實同也先儒謂商人加左鞀右應以為衆樂之節蓋亦有所受之也昔少昊氏造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縣鼓是也然縣鼓本出於建鼓則縣鼓大鼓也應田縣鼓則先小後大所以為備樂也設業然後設虞亦此意歟記曰其功大者其樂備言其備樂如此則功可知矣鄭氏以田為大鞀非也

鞀磬祝圉

爾雅大鼗謂之麻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大磬謂之馨以其聲清而高故也祝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圍於樂能以反為文非特不失已也育禁過之義焉祝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止者戒

之於早也故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斂者潔之於後也傳曰祝故者終始之聲斯言信矣蓋鞀所以北奏鼓堂下之樂也磬則上聲而遠聞堂上之樂也堂上堂下之樂備奏其合止有時制命於祝圉而已書曰息擊禮曰拊擊樂記曰聖人作為控揭荀子曰鞀祝拊控揭似萬物則祝圉以控揭為體控揭以拊擊為用也今夫堂上之樂象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鞀祝控揭為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亦似之誤矣祝圉控揭一物而異名荀卿以祝控離而二之亦誤矣鞀又作鼗者鞀北在右右之也鼗北在上先之也圍又作故者以其樂而止之故為故以其禁樂之過焉故為圍其實一也周官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壎瑟小師掌教鼓鼗祝故

記言金石絲竹樂之器也繼之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蓋有是器然後有是飾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所謂文
采也應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所謂節奏也楚
茨詩曰樂具入奏此言備奏者小備謂之具故樂記
於禮言具於樂言備荀卿亦曰終始具而聖人之道
備矣是具可以言備而備不止於具楚茨非論備樂
故止言具奏而已

嗶嗶歙聲肅雖和鳴先祖是聽

肅者敬之在心雖者和之在形心敬者其形和則肅
雖存乎人樂者審一以定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
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則和鳴存乎樂記曰勁正莊
誠之音作而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豈
非肅雖在人和鳴在樂之謂歟成王始作備樂以合

乎祖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故聞其聲之嗶嗶者其人
未有不肅雖觀其人之肅雖者其樂未有不和鳴記
曰樂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於此見矣
若夫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
齊音敖僻喬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
也子夏論樂及此必繼之肅雖和鳴者以謂其人非
肅雖其樂非和鳴且不可用於祭祀以感神况可用
以感人乎幽有以感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人而
我客於止其於永觀歙成也何有舜之作樂夏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詩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蕭
韶九成卒至於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亦何
異此言聲又言和鳴者聲則在樂鳴則取諸物而已
辨人爲筍虞取贏屬聲大而宏者以爲鐘虞取羽屬

聲清揚而遠聞者以爲聲虞故擊其所懸皆由其虞
鳴至於取鱗屬以爲筍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措其匪
色必似不鳴矣管夷吾之論五聲有似馬之鳴野者
有似雞之鳴木者有似牛之鳴筓者豈非其聲在樂
其鳴取諸物邪莊周有之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蓋鐘
磬金磬聲不皆待考然後鳴其鳴也必由其虞而已
寧記之言鍾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虞書之
言磬亦曰鳴球而已蓋取諸此

樂書卷第七十一終

樂書卷第七十一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有客

武

酌

有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昔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滕定公之葬有四方來觀
者觀禮之成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者觀樂之成也子
謂魯大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噉
如也繹如也以成蓋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之成九變
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始作備樂而合于禮不過
主大武而已其成於六變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
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二王之後國於托宋其
來助祭則賓之而弗目有客之道焉我客矣止豈特有
振鷺之容善習於禮以永終譽爲哉將以永觀王作樂
之成而已傳曰夫樂象成也者武樂之成終於崇天子
是則二王之後矣止而觀成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
與商頌我有嘉客亦不夷憚同義觀有客之頌曰有客
有客亦白其馬特美微子之目而已是詩所謂我客者
亦不過二王之後之目也言其目矣止如此則其君可
知矣

有客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殺罰之威在征討道德之威在禮樂古之人以射御之
事寓之禮干戚之舞寓之樂然則禮樂之於天下有不
爲人主之威乎蓋王者之於禮樂實所以自出也有之
固足以爲宜二王後之於禮樂非所宜有也有之斯爲
過矣此有客所以言既有淫威也今夫二王之後在周
有不純臣之義非若在庭之臣也以其有不純臣之義
待之以不純臣之禮使之統承先王用王者禮樂所以
優異之也彼雖得用王者禮樂亦不過施先王之廟而
已若夫非先王之廟而用之亦未免乎僭矣然則魯非
二王之後亦得用王者禮樂故閔宮之頌白牡騂剛以
爲禮萬舞洋洋以爲樂者以周公自王者之動勞錫之
以王者之禮樂其有淫威亦不害與二王之後同也

武

武奏大武也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

也所以小志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
講武其事也大武之所以爲武不過如此周官大司樂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
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
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
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由是觀之武奏
大武則歌武詩而舞之可知矣樂師凡樂出入堂奏金
鼓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至於執事祀武三首之
以鐘鼓喤喤則武奏大武豈不以鐘鼓耶

酌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所以致太平之治者文王也
故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所以立大武也

也故酌告成大武也大武之樂武王作之於前成王
之於後成之有道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成之之道也
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
也酌之詩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武本毒天下反以
養天下者安民和衆豐財之德而已今夫勺水爲勺酌
酒爲酌則酌也者有挹而損之道焉周之興也建邦
啓土於后稷肇基王迹於太王篤前烈於公劉勤王家
於王季至文王然後受方以朝諸侯受國以有天下其
所以積行累功致王業艱難者無非養天下之道成王
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可謂成之有道矣其作樂告成
而形容之不亦可乎故其詩曰我龍受之躡躡王之造
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爾公爲言事也大武則王事
而已其所以衆允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非私乎

一身也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之則王事終始無虧尚
何未盡善之有乎是詩不言奏者以其告成而已與武
奏大武異矣不言舞者以維清見之與武奏大武同意
矣燕禮言若舞則勺記言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皆
小舞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大皆舞也周官大舞以大司樂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
由此以觀周之舞也豈不重武宿夜歟此酌與象所以
不言大異乎大武配六樂而謂之大也豈非周之大統
大勳至是然後集邪傳曰舜樂莫盛於韶周樂莫盛於
酌以韶爲盛則是以酌爲盛是不知舞莫重於武宿夜
之說也白虎通謂之周公之樂曰酌一何疎邪

樂書卷第七十二終

樂書卷第七十三

詩訓義

魯頌

有駉

泂水

閼宮

商頌

那

有駉

振振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鷺鷥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在易坎之九五君也六四臣也君臣以近相與不過
樽酒簋二以示禮用缶以示樂然則有駉頌魯君臣
有道捨禮樂何以哉蓋鷺鷥之爲物其質潔白開水而
善捕魚其質潔白在公明明之譬也開水則習禮之
譬善捕魚則得民之譬也于下則在水而已與睢鳩

在河之洲同意于飛則言歸而已與歸飛提提同意
人臣之道潔白以明其德習禮以壯其容始也于下
以從君鼓舞以致其樂終也于飛以言歸鼓節以致
其禮既和之以樂又節之以禮則君臣之間禮樂皆
得而不失道未有不得民者矣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
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然以王者
之法繩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
自諸侯出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樂兼四代服器
官爲哉蓋周公自王者之勳勞其祭之也報以王者
之禮樂故用之周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
魯王禮邪春秋之時魯君三弑孰謂君臣未嘗相殺
乎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髻而弔由臺駘始孰謂
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有道之
國莫其於魯有次其禮樂焉亦不免於僭鄭氏以爲近
誣真篤論歟是詩頌僖公君臣有道是亦彼善於此
而已後世以鷺爲飾鼓因謂之鷺爲鼓精豈惑越王不
經之事而爲之說乎

泮水

思樂泮水言采其芹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管啓生於墻壁之
壁所以限制內外而法如之禮之所由出也靡生於
離渠之離飛鳴相濟而和如之樂之所由生也天子
之教辟雍以本之未有不先禮樂則諸侯之教泮管
以本之雖不全乎禮樂亦半於天子而已故辟雍之
制猶天子宫架也泮管之制猶諸侯軒架也蓋水有

泮適各得半焉所謂泮宮亦半水而已水所以此禮而芹藻芣禮之物也思樂泮水者悅其樂也薄采芹藻芣者悅其有禮也文武隆禮樂之教於西雖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近者悅之遠者懷之大學之道也僖公隆禮樂之教於泮水不過至此羣醜淮夷攸服而已以道有遠近德有大小故也鄭之學校廢於子衿而其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以刺其禮廢子寧不嗣音以刺其樂壞禮樂之教不可一日廢於學校也如此明堂位曰類官周學也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官則類官周人之制魯之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上帝則於之有事焉然則序與鼓鼗宗蓋設於類官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

闕宮

萬舞洋洋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曲阜命魯公世世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爵尊用黃目灌用玉盃雕纂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梳蔽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由是觀之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邊豆大房天子之禮也萬舞洋洋天子之樂也於禮言犧尊邊豆則罍黃目雕簋梳蔽之類舉矣於樂言萬舞則升歌下管大夏變夷之樂舉矣後世禮廢樂壞僭八佾於君幸公之

四六十一 樂十三 三 君補

廟獻六羽於仲子之宮春秋譏之又况卒仲遂叔弓不以禮乎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箎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酉有事于武宮箎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譏其以小廢大也

商頌

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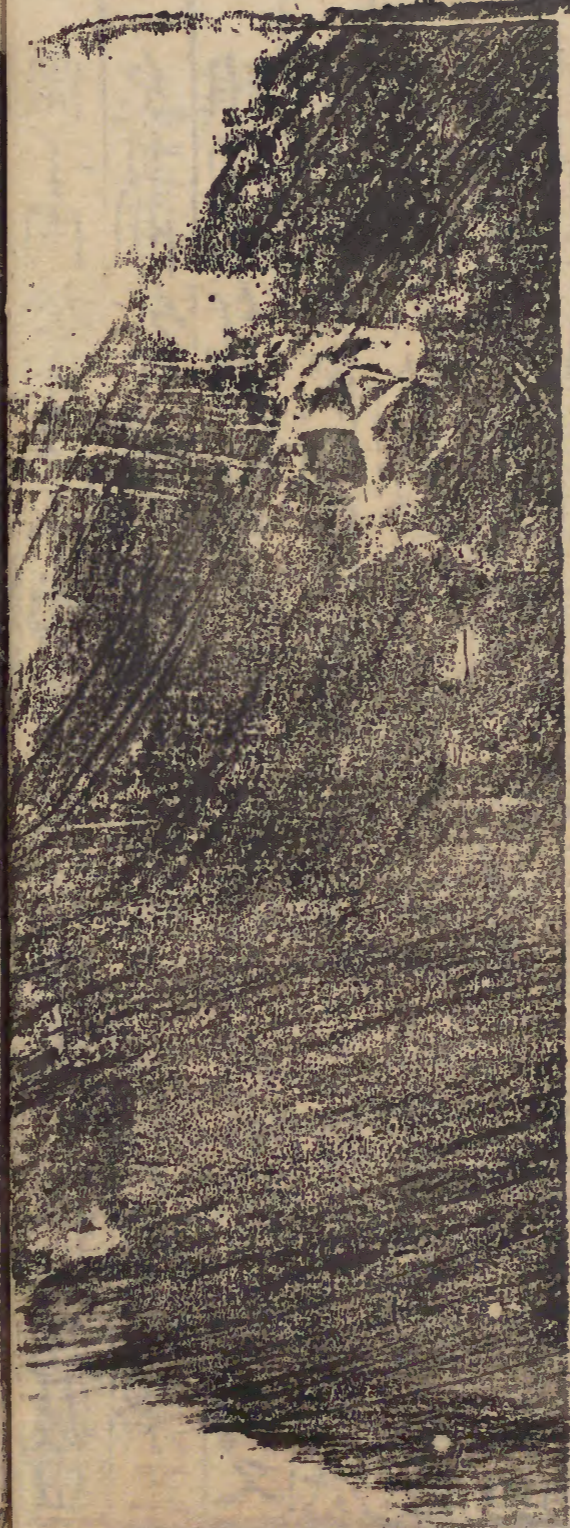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古之王者治定必制禮以廣業功成必作樂以崇德所以昭先烈遺來世爲一代制作之盛典也商之成湯革夏以爲商拯民於塗炭之中寘之治安之域則其治既定而禮制其功既成而樂作後世孫子追述當時制作之意形容於美盛德之頌因歌而祀之此那之所以作也自

微子國於宋統承先王修其禮樂至于戴公凡數世矣其間先王禮樂或廢而不興或壞而不修而樂正雅頌所存蔑如也有孔氏之先考甫者至孔子時又亡七篇是商頌得正考甫而僅存至孔子而後不泯語曰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語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莊周謂曾子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由是觀之商禮之所以損益樂之所以聲音後世不可得而考也所可知者特其恭敬之實大濩之名而已其不言商之風雅者非無風雅也久而不傳故也商頌固不止十二篇正考甫得於周之太師止是而已其風雅不存又可知矣王通曰詩三百始終於周而存商頌者亦所以爲周戒詩不云乎商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然則周監垂且不在於商乎

樂書卷第七十三終



樂書卷第七十四

詩訓義

商頌

那

猶與那與置我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正北之坎爲革則鼓爲冬至之日音而冒之以啓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祝鼓敵鼓瑟鼓鐘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五聲非鼓不和故也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非得不和此其意歟蓋其制始於伊耆氏之士鼓備於夏后氏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官以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鼓

爲一楹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
曰負建鼓可負必以楹貫而置之矣所謂置我鞀鼓
者如此鞀非奏鼓者也言奏鼓簡簡則鞀從之矣禮
記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湯之孫子奏鞀
鼓以衍烈祖假有廟非特昭先祖之功而已亦所以
樂其所自成也烈祖庸詎釋我而不綏之邪在易之
豫先王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人郊丘之祭
以祖考配上帝猶且以樂薦而先之况宗廟烝嘗之
祭乎此那祀成湯所以先樂後禮之意也豈非記所
謂殷人尚聲邪

鞀鼓淵淵嘒嘒管聲

韋音非於北方則播而爲鼗鼓竹音運平十二月則
發而爲管聲也天詞樂雷鼓雷鼗鼓以禮天神靈鼓

靈鼗鼓以禮地示以路鼓路鼓以禮人鬼則鼗鼓淵淵非
雷鼓雷鼗鼓靈鼓雷鼗鼓也路鼓路鼓而已以孤竹之管
禮天神孫竹之管禮地示陰竹之管禮人鬼則嘒嘒
管聲非孤竹之管也陰竹之管而已言鞀鼓繼之以
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鞀鼓必待奏之然
後聞其聲管聲與鞀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爲管
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先王作樂本之以五行文之以五聲參之以八卦播
之以八音八卦之所君者乾也八音之所主者磬也
故磬音出於乾而已蓋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
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
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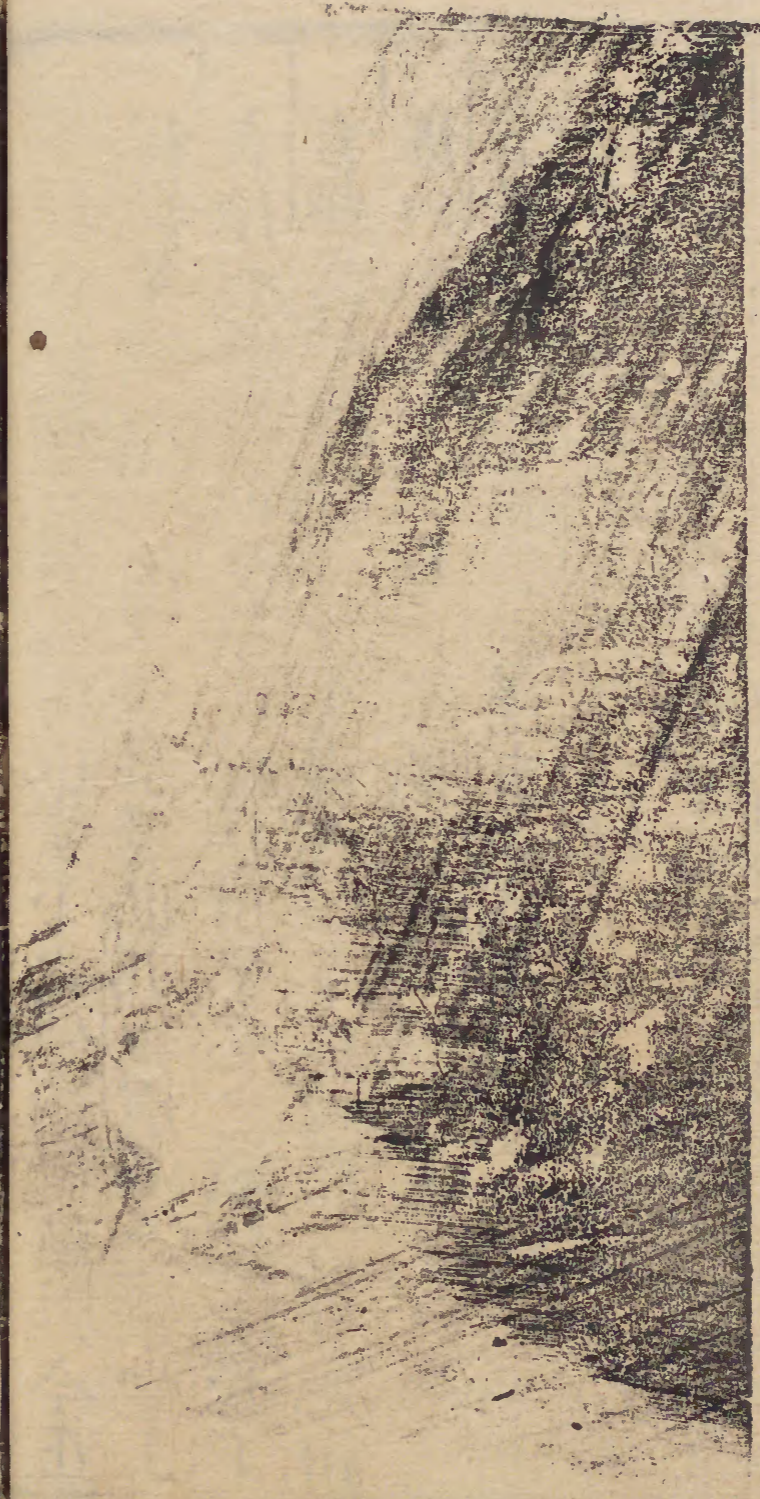
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踈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闈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有至於此則磬之所上豈在夫石哉凡尚聲爲衆聲所依而已商樂以磬爲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簫爲主故言簫韶九成

磬鼓有數萬舞有奕

庸鼓鐘鼓之大者也萬舞舞之大者也商之作樂在湯則奏鼓簡簡大矣而未備在湯孫則嘒嘒管聲備其細以成大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滂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豈不以樂之大然邪觀舜堂上之樂屢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所以貴人聲也堂下之樂則管鞀鼓今正祝敔笙鏞以間所以賤樂器也那祀成湯之樂堂上言依我磬聲則屢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鞀鼓管鏞則祝敔笙簫之類舉矣國語曰聲應相保口和細大不踰曰平商之作樂細大和高下平上下諧遠有以廣聲教備有以成事業其於致太平也何有那祀成湯詳於樂而略於禮者以其祖有功而樂象功故也烈祖祀中宗言清酤和羹之禮而不及樂者以其宗有德而禮成德故也闈宮言萬舞洋洋美其形容之衆大也此言萬舞有奕美其綴兆之衆大也由是觀之萬舞之舞在商爲大濩在周爲大武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爲衆大可知先儒謂以武王用萬人定天下言之不考商頌之過也

樂書卷第七十四終



樂書卷第七十五

尚書訓義

虞書

五帝殊時不相汙樂非無禮也以其行天道以治人
 樂勝乎禮故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非無樂也以其
 行人道以奉天禮勝乎樂故也是以仲尼對顏淵之
 問於商周特言輅冕於唐虞特言韶舞豈不表裏於
 此歟周官述二帝之樂堯曰大章舜曰大韶樂記釋
 二樂之義大章章之也韶繼也蓋堯放上世之勳煥
 乎其有文章故後世語功德尤章者必稽焉舜重堯
 帝之華有以盡繼體之道故後世語善繼人之志者
 必稽焉揚雄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
 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然則禮樂之功豈不至矣哉樂

子長

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其舜之謂乎今夫聖人定憲斷自堯舜其論樂亦斷自二帝夫豈以黃帝而上為不足取也誠以禮義峭峭而樂之情文未盡不足以法後世故邪

舜典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先王制為喪服之禮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彼中國之近者報君之禮蓋亦不及如此若夫四海之遠者其報未必如是之重姑遏密八音而已蓋樂出為虛寓於實則八音各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物之盛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

若浮皆得效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考之於經堯舜之時八音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茲八物矣蓋主朔易者次也故其音革為果旅者良也故其音匏震為竹故其音竹巽為木故其音木為金故其音金乾為土故其音石瓦土器也故坤為瓦蠶火精也故離音絲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蠶鼓擊焉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笙竽擊焉竹聲清越春分之音也管籥擊焉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祝敔擊焉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莫尚於鐘石聲溫潤立夏之音也莫尚於磬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莫尚於簫缶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莫尚於琴瑟革失之洪龜失之長竹失之高木失之短金失之重石失之輕土失之下絲失之細要之八音從律而不姦然後為

和樂也禮記論八音多矣曰施之金石舉其始言之
曰匏竹在下要其終言之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兼始
中終言之并與三者而詳言之周官太師之職而已
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
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瓦絲者
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革木非
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則金石則土類西凝之方
也故與土同位於西匏竹則木類東生之方也故與
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
鼓在北大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為先革絲次之木
匏竹為後者蓋西者秋言之時聲之方也虛者樂所
自出聲之本也故音始於西成於東於西金石先
於土者以陰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匏竹後於木者以
陽順序其所生故也革絲居南北之正先革而後絲
者豈亦先虛之意歟由是推之堯舜之樂雖不可詳
究其音之大致亦不過如此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

昔舜使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為樂正重黎又欲
益求人舜謂之曰聖人為能知樂之本而夔能和之
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遂命典樂教胥子則夔
之達於樂不亦深乎帝則德全而教略故舜命夔教
胥子以四德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
也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命大司樂教國子以六德中
和砥厲孝友是也古者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之以
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也必以禮樂孔子成

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也必以禮樂孔子成

於樂則教以樂者固所以為教人始終之道歟學記
之教人先之入學釋菜以示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
樂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縵者達之以安樂以
至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由是觀之教人
以樂而始終之豈特施於胥子哉教之以直而溫寬
而栗則知教之所由興教之以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則知教之所由廢既知教所由興又知教所由廢夫
然後可以為人師矣夔教胥子如此其於為人師之
道固裕如也孰謂夔其窮歟觀周官大司樂之教國
子非特樂德也蓋并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之教
胥子不足於此邪以經求之其曰詩言志歌永言非
無樂語也其曰樂則韶舞非無樂舞也特舉樂德以
該之而已

樂書卷第七十六

尚書訓義

虞書

舜典

舜典

大禹謨

聲依永律和聲

人之生也鐘五行之秀氣其出為五言之永律必和
五行之聲蓋詠以永為體永以詠為用故舜之作樂
琴瑟以詠所以為聲依永也笙鏞以間所以為律和
聲也故歌風而聲不依永無以見德性之微歌雅而
聲不依永無以著法度之正歌頌而聲不依永無以
顯功德之成如此則聲詩不協失其所謂中聲所主
者矣此聲所以不可不依永也官為君不以律和之

則其聲荒其君驕商為臣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跛其
臣壞角為民不以律和之則其聲憂其民怨徵為事
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勤羽為物不以律和之
則其聲危其財匱如此則聲律不諧失其所謂中聲
所歸者矣此律所以不可不和聲也周官大師掌六
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
律為之音豈亦聲依永律和聲之意歟今夫陽六為
律則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皆聲之屬乎陽
所謂律也陰六為呂則大呂應鍾南呂函鍾中呂夾
鍾皆聲之屬乎陰所謂呂也別而言之律與呂異合
而言之呂亦謂之律此禮運所以有五聲十二律之
說也古之言律或謂之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或
以呂或以同六始則六間配之何也謂之七音可也

詩言志歌永言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
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爭鬪喜則詠歌
則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言形焉者也故歌之所求在
言不在志是以卷耳作見后妃求賢之志泉水作見衛
女思歸之志鷓鴣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
王撥亂之志著此詩所以言志也臯陶賡歌所以永吾
歸美之言禹之九歌所以永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歌
所以永吾用賢之言四牡之所歌所以永吾將母之言
何人斯之好歌所以永吾惡讒之言此歌所以永言也
揚子曰說志者莫辨乎詩傳曰詩必道志豈詩言志之
意邪師乙曰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
不足故長言之豈歌永言之意邪蓋詩人言也歌人聲

也人言不如人聲之入人也深故詩為先歌次之以詩序求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言其志也求歌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其言也求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動其容也此曰詩言志歌永言終之以八音克諧而不反舞者古者舞以八人為佾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舞舉矣或求其言或咏其聲必言心聲故也書述夔之所教而曰詩言志歌永言別言之以辨異也周官述瞽矇所掌而曰九德言六詩之歌合言之以統同也記曰弦歌詩頌擊矇絃歌諷誦詩皆先歌後詩與書異何也曰書先詩後歌者原歌之所始者自乎詩也二禮先歌後詩者序樂之所歌者不過詩而已

樂書卷第七十五終

曰述天地自然之氣數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於陽為呂間於陽為間同於一陽為同三間以命體間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也此特以律為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王之作樂主之以六律六同而播之以八音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故氣無滯陰亦無散陽細不至於抑大不至於陵一於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已此樂記所謂先王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庸非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謂邪蓋樂者天地之和先王審一

以定之者也故奏之宗廟則肅雖和鳴先祖是聽作
之天下則長幼和順兄弟和親以之率神從天故其
神和以之反情和志故其人和神和則其鬼不神亦
不傷人矣人和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矣國語曰德
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和民是以寧豈特祖考來
格羣后德讓而已哉今夫禮以辨異則治神人而使
之不亂樂以統同則和神人而使之無間言神則知
人之爲鬼言人則知神之爲天言天神人鬼則地示
之禮可知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亦足發明於此
矣然則書美舜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而不及舞大司樂序周樂則奏律歌而呂
舞六樂者豈非帝者德全而樂簡王者業大而樂備
故邪揚雄有之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可不信乎

大禹謨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三事允
治時乃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
功惟叙九叙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
形容之邪戒之用休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至也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有成而無
壞也始而戒之終而勸之與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
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
以役大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

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乎鐘師以鐘鼓奏九夏
正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杜子
春口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
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
醉而出奏祓夏公出入奏驚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
而與物相見以同民患是雖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
而多故或生焉又不可不思患而預爲之戒也禹作
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曰勸之以九歌俾
勿壞豈非先慮慮患而戒之乎今夫天下之民以王
者爲之君也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
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惟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
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
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其

上如在真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
出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
享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繫而屬之安賓安悅
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
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
之則其功卒於黯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
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乎是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
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
之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
族之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
是以先王之樂未嘗不以祓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

祓夏大射公入鵞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
不期驕而驕祿不期侈而侈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
免於身矣是以先王於樂未嘗不以鵞示戒焉故公
出入奏鵞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必始之王
夏以王道自禹始也終之鵞夏以反爲文也若然尚
何壞之有哉詩言鐘鼓既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
其名而亡其辭蓋若豳雅豳頌矣

樂書卷第七十六終

樂書卷第七十七

尚書訓義

虞書

大禹謨

大禹謨

益稷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舞有文武有小大文武雖殊其所以象德一也大小
雖殊其所以爲文武一也周官大司樂舞雲門咸池
之類文舞之大者也舞大濩大武之類武舞之大者
也舞師樂師羽舞之類文舞之小者也干舞之類武
舞之小者也舜舞干羽特舞之小者而已蓋羽者文
德之容干者武德之器武舞以扞蔽之干所以示威
文舞以翼蔽之羽所以示懷兩者並用而不孤立雖

有苗之頑未有不畏懷而來格矣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然則舜舞干羽而七旬有苗格豈足怪哉始伐以武而逆命猶孟子所謂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也終懷以文而來格猶孟子所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也舞干必於賓主兩階者以其班師振旅則無事於征誅有事於揖遜揖遜於兩階者禮舞干羽者樂也豈非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歟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皆先文後武者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誅其舞先萬者以武功爲大故也然則舜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文王於宗非不修德卒不免用師故詩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豈文王之德不及禹邪時異而已矣

益稷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蓋六律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察治忽此樂之所由以成五言所由以出納者也今夫詩言其志歌永其言則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言之所以納也以六律爲

之音言之所以出也言之變雖無窮而出納皆不過
五則所道者孰非中德所誅者孰非中聲邪揚雄謂
中和莫盛乎五荀卿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如此而已
嘗試論之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焉
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
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二八之文非
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為之說邪
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京房
功固傳會左丘明為之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
知左丘明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上為主是以金
石絲竹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樂記國
語之論八音皆虛土音以為之主猶天地之數五十
有五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音有八
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
音六舞大合樂則舜欲明六律五聲八音以作樂則
舞可知矣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舜之於臣民趨操同者躬禮樂以帥之趨操異者推
禮樂以教之自予欲觀古人之象至作服汝明者躬
禮以帥之也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出納五言
汝聽者躬樂以帥之也自庶頑譏說至欲並生哉者
推禮以教之也工之颺言若風之揚物則巽以入之
非特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足勸矣蓋舜之於股
肱耳目之官欲左右有口以而責之使翼欲宣力四方
而責之使為則法度彰矣欲觀古象以作服而責之
使明欲聞音律以作樂而責之使聽則禮樂著矣如

此則夫何為哉垂拱視天民之阜而已

夔曰夔擊

一夔擊如以戈戛以止樂器之所以為敵也擊以作樂器之所以為祝也此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禮勝則離而以進為文故曲禮以毋不敬為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為文故作樂先戛而後擊與樂記所謂節奏先節後奏同意今夫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樂之所終患以生焉然則作樂戛而後擊是以禮節樂而使之無奪倫之患豈不為得樂之情也歟爾雅曰戛禮也禮節樂故也

鳴球

禮記郊特牲言諸侯之宮縣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之樂器而搏拊玉磬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昭晉

正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則玉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者矣顧命言天球在東序呂氏春秋言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天球玉之自然可以為鳴球眾聲之所求而依之者也傳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禮記言玉之聲清越以長者樂也謂之鳴球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異於禽之鳴也

搏拊

乘水者付之拊作樂者付之拊拊之為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此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既曰搏拊又曰擊拊者拊之或搏或擊

拊聲小大之辨也與所謂擊石拊石為磬聲小大之辨同意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為眾樂之倡可知矣大戴禮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大師則令之使奏擊擊而已此先曼擊後搏拊禮記先搏拊者書以作樂序之記以樂器序之故其先後不得不異

樂書卷第七十七

樂書卷第七十八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遜

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琴之樂出乎器入乎覺而瑟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明堂位曰大瑟大琴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洒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其聲尚宮其音主絲士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荀卿曰琴瑟以樂心豈虛言哉周官大司樂雲和之琴

瑟以禮天神空桑之琴瑟以禮地示龍門之琴瑟以
禮人鬼是瑟瑟之用各以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琴
瑟宜於園丘奏之空桑陰地也琴瑟宜於方澤奏之
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琴瑟宜於宗廟奏之此言琴
瑟以詠繼之祖考來格則樂以迎來亦舉宗廟見園
丘方澤之意也儀禮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
擗越燕禮小臣左何瑟面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
絃而疏越皆不及琴者瑟二十五絃琴則五絃而已
亦舉大見小之意也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
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
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
鬼神示可知虞賓在位則安賓客說遠人可知羣后
德遜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鳥獸踳踳鳳凰來儀則
動物可知虞周之樂相為表裏而已

下管

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興有
德郊特牲曰歌者在二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
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
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
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
宮蓋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
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要之歌
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歌以詠之於堂上
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為上
有所待者為下邪今夫堂下之樂以木為末以竹為
本故爾雅大管謂之箏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箛蓋其

狀如簾笛而六孔併兩而吹之其所主治相為終始
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為都良管
以一天下之音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擊
吹冬展管則管為樂器其來尚矣至周而大備教之
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
以禮天神孫竹以禮地示陰竹以禮人鬼凡各從其
聲類故也管或作筧詩曰磬筧將將是也或作瑄傳
稱白玉瑄是也廣雅曰管象籥長八尺圍寸八孔無
底豈以後世之制為言歟

鼗鼓

鼓所以作樂者也鼗所以兆奏鼓者也天道兆於北
方其於卦為坎其於音為革則鼗鼓冬至之音堂下
之樂也爾雅大鼓謂之麻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小者
謂之料以其聲小而迷故也月令修鞀鞀世紀帝
命倕作鞀鞀大謂之鞀而與麻同小謂之鞀而與料
同則鼗鞀一也以之作樂為鼓作已而為鞀則鼓鞀
一也周人辨其聲用雷鼓雷鼗以樂天神靈鼓靈鼗
以樂地小路鼓路鼗以樂人鬼鼓人掌教其鼓而不
及鼗儀禮大射鼗倚干頌磬西絃而不及鼓互備故
也先儒以鼓為春分之音鞀為震之氣是不知坎音
革之意也

合止祝敵

周官小師掌教播鼗祝敵周頌有瞽亦曰鼗磬祝圉
蓋堂下樂器以竹為本以木為末則管者本也祝梧
者末也祝之為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陰始於
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

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敵之
爲器狀類伏虎者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二十七銀鍔
者三九之也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於三變於九
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樂能以反爲文非特不
至於流而失已有足禁過者焉書曰曼擊禮曰楛擊
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楫荀卿曰鞞祝拊控楫似萬物
蓋祝敵以控楫爲體控楫以曼楛擊爲用也爾雅曰
所以鼓祝謂之鞞則祝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
止者戒之於蚤也敵以節樂而止之以鼓之欲其鞞
者索之於後也今夫樂出於虛故其作之也虛必欲
虛控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用糠皆以虛爲本也及
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敵所以爲伏虎之形歟然則樂
之張陳曼擊必於堂上祝敵必於堂下何邪曰祝敵
器也曼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
在上貴賤之等也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
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之鞞祝控楫爲似萬物
則是以堂下之拊亦以之誤矣今夫祝控一物而異名
荀卿離而二之亦誤矣

樂書卷第七十八終



樂書卷第七十九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笙鏞以間鳥獸踳踳

大笙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巢之象也小者謂之和以和者謂之鏞以其薄而小也蓋笙之為器以匏為之包竹揔而植以象物之生其音則象鳥矣鏞之為器以金為之能宮能商始隆而終殺其聲則象獸矣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而其南笙鐘笙震音也於方為陽鏞充音也於方為陰周官笙師掌共鐘笙之樂是鼓應笙之鐘而笙亦應之也詩曰

笙磬同音周官眠瞭掌擊笙磬則磬乾音也與笙同
為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儀禮有衆笙
之職則笙之所職固不一矣笙磬則異器而同音笙
鏞則異音而同樂蓋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鐘以
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為先笙鏞次之商
詩以置我鞀鼓為先鏞鼓次之周詩以鼗鼓為先維
鏞次之則鼓大麗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天先而地
從之鼓先而鏞從之先王立樂之方也鄭氏謂先擊
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不知用鐘鼓
之意也仲尼曰樂去樂去鐘鼓去乎哉以為樂在於
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為不在於鐘鼓
則鐘鼓不絃吾無以見聖人矣以詠則升歌以貴人
聲所謂聲依永也以間則下管以賤樂器所謂律和
聲也堂上之樂主正聲依永非不以律和之堂下之
樂主乎律和聲非不以聲依之夫然後上下合和而
不失乎中和之紀矣六始為律六間為呂言間則律
舉矣與周官言律同而以典同名官同意自虞至周
鏞大而鐘小自周公制禮有鐘師鑄師則鐘大而鑄
小矣故鐘師掌金奏大鑄也鑄師掌金奏小鐘也國
語曰細鈞有鐘無鑄昭其大也大鈞有鑄無鐘鳴其
細也此其辨歟鄭氏謂鑄如鐘而大孫炎釋爾雅鏞
亦名鑄不亦失小大之實乎

簫韶九成

大簫謂之言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善應故也小者
謂之箛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簫陰氣之管
故大者四小者二八其器則細其音肅如亦各從其

類也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蓋簫以
 比竹為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管而非管夏至
 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
 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瞽矇吹之笙師則
 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燕禮下管新
 宮記曰下管象武以管為堂下之樂則簫亦可知也
 詩曰簫管備舉以簫為樂之大成則管亦可知也列
 子曰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故王道至九
 變而後明賞罰至九變而後行樂至九變而後淳氣
 洽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淳氣洽之所致也古者功
 成作樂舜命九官以亮天功率至於庶績咸熙則其
 樂九變亦不過形容乎此而已惟樂為能著萬物之
 理而萬物亦莫不以類相動故師曠奏清角而玄鶴

為一率無類已鼓瑟而六馬為之仰秣伯牙鼓琴而
 流魚出聽周作六樂而六物自致然則變奏簫韶而
 鳳凰來儀固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
 百物之產不過如此大司樂言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然則簫韶九成而舞可類樂矣韶樂九成武樂六成
 何也曰二與四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二五
 為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
 成以兩地之數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
 數象成莫大乎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韶
 又作磬者經曰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而大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之上聲所以
 紹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之左音所以紹八
 音也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概見於此

鳳凰來儀

萬物辨於北交於南辨於北正固之時也其性習其情悲其類為介有龜蛇之象也交於南嘉會之時也其性禮其情樂其類為羽有鳳凰之象也凡鳥以翼右掩左為雄以翼左掩右為雌故桃蟲鷦而其雌鳩鷗鳳而其雌皇蓋鳳凰之為物其羽可用為儀所以為禮其鳴中律呂所以為樂至於其羽若平其聲若蕭韶之為樂雖作於治定制禮之後亦所以象鳳凰聲形而已鳳陽物也動而唱始鳳陰物也靜而和終其羽雖皆可用為儀其來亦未嘗不以匹也故天下治則以匹而見天下亂則以匹而隱人君以仁治天下法度彰禮樂著則鳳凰為之應亦各從其類也舜襲堯爵行堯道法度固已彰禮樂固已著則其作樂以道陰陽之和凡所謂陰陽之物未有不為之感應則鳳凰來儀固其理也傳不云乎夫樂象成者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

樂書卷第七十九終

樂書卷第八十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夏書

五子之歌

商書

仲虺之誥

周書

顧命

益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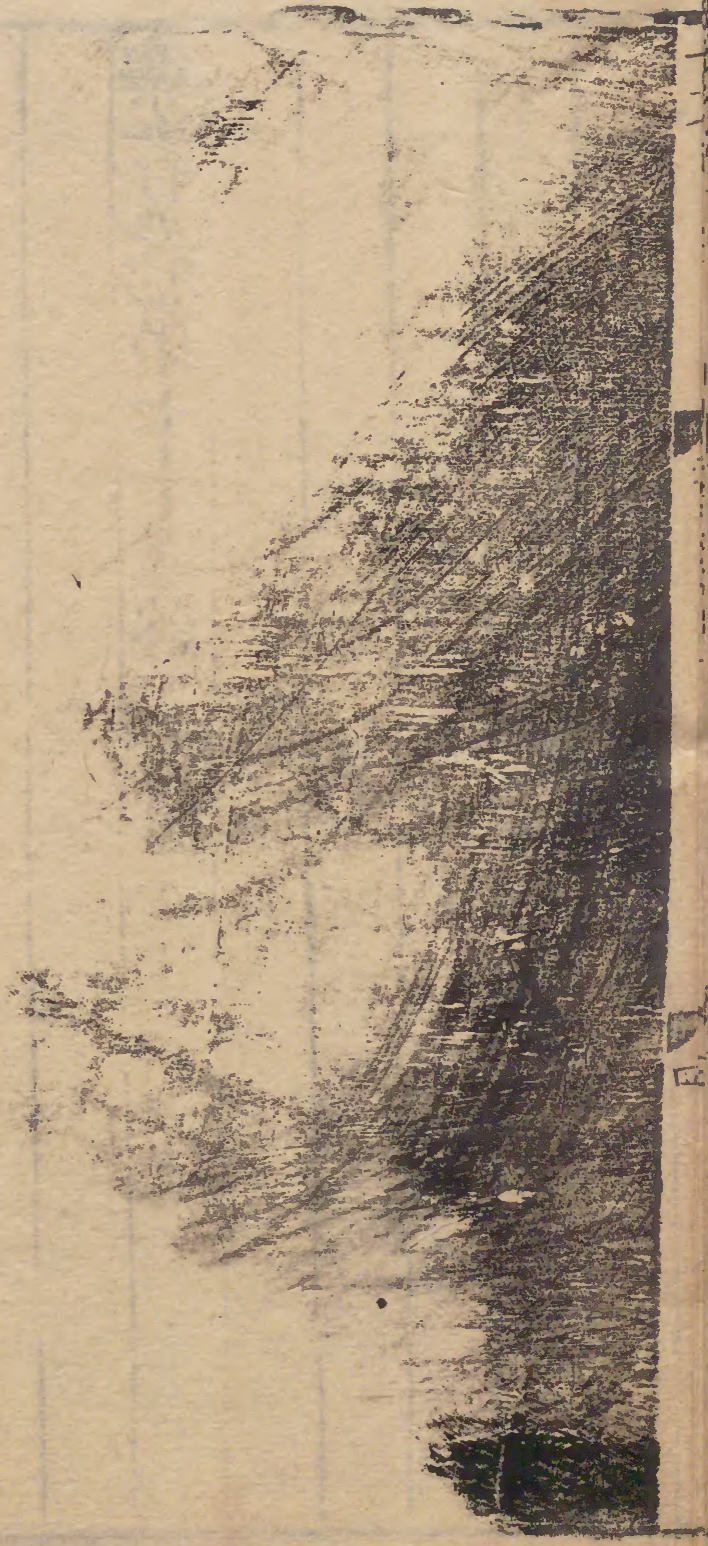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燕尹允諧

小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深水

六

七

此頁有模糊文字，似為樂書卷第八十之內容，但已難以辨認。



出焉其中多磬磬石所出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然其制造之法倨句一矩有半外之為股內之為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端而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短以厚而以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繇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為君八音以磬為主故磬之為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為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閭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存乎其聲而已然則言球必以鳴先之者豈非以磬尚聲為衆聲所依邪擊石拊石堂上之樂也百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堂下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典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為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為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

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之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勸戒之時也歌如之何不作乎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肱在詩鹿鳴之下下天保之報上亦何異此然臣之賡歌始之以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以明上好要而下交時之所以素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以明上好詳而不交時之所以否也然則君臣聞之其不勸戒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過為能而以能戒為羞雖虞舜之時尚爾況其他乎然王人之道也故禹至於六府三事允治戒之用休俾勿壞而已帝天道也舜至於獸舞尹諧而戒之以勸天之命惟時惟幾豈不冝哉昔齊景公之時作君臣相悅之樂不過於徵招角招則舜作君臣相戒之歌庸詎知非歌招乎舜作韶樂而歌之可也齊人之樂亦得謂之招者豈非以陳公子完奔齊而有是樂乎不然孔子何以在齊聞韶有至於窮神知化而三月不知肉味為哉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夫歌者直已而陳德生於嗟嘆之不足者也故五子之怨太康猶小弁之怨親親五子之怨太康盡為弟之義也小弁之怨親親盡為子之仁也

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酒所以養德亦所以覆德音所以昭德亦所以喪德

故酒可節而不可甘音可聽而不可嗜禹惡旨酒未嘗甘酒也好善言未嘗嗜音也故甘酒而及亂嗜音而溺志適自取亡而已太康失邦有在於此五子之歌所以深訓之也孟子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誠哉是言歟然則禹之聲尚文王之聲非不尚音也特不嗜之而已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言之賢三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故成湯之在商亶聰明作元后樂道而已未嘗邇乎姦聲也耳其有不聰乎悅德而已未嘗邇乎亂色也目其有不明乎不邇聲色則不役耳目矣不殖貨利則百度惟正矣湯之於此非苟知之以淑諸身亦允蹈之以淑諸人矣故

其制官刑儆有位曰敢有怙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不邇聲色以率之也敢有殉于貨色怙于遊畷時謂淫風不殖貨利以率之也不邇聲色與中庸所謂化民之聲色者異矣不殖貨利與子貢而化其殖焉者異矣然則湯之不邇聲樂如此記言商人尚聲尚也曰自三代異尚言之則尚聲者一時之制也自其檢身言之則不邇聲者終身之行也

伊訓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怙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孔子與人歌而善然後和之是君子未嘗不歌也所不貴者酣歌于室而已曾點從遊於舞雩之下詠而歸是君子未嘗不舞也所不貴者常舞于宮而已此所以謂之巫風官刑之所以儆者也若夫陳姬好巫

而一國之民多棄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并不特常舞于宮酣歌于室而已此東門之扮所以疾亂而巫風又不足道也

顧命

天球在東序脩之舞衣鼗鼓在西房

德成而上事成而下天球堂上之樂先王所以象德而樂天者也故在東序東則陽位而陽極上故也舞衣鼗鼓堂下之樂先王所以象事而樂人者也故在西序西則陰位而陰極下故也舞衣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其見於經者不過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祭服之冕以舞大武而已脩之舞衣豈脩國之服為不失古人之制歟漢放五方之色為舞者之衣謂之五行舞被蓋有所受之也

樂書卷第八十終

樂書卷第八十一

春秋訓義

隱公

莊公

文公

宣公

昭公

隱公

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春秋之法凡公與夫人之廟非志災則不書也非失禮則不書也志災而書若新宮火僖宮災之類是已失禮而書若丹桓宮楹立武宮煬宮之類是已仲子之於惠公非夫人也特隱公妾母爾禮喪服小記妾母不世祭况立宮而考之乎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君子猶以為非禮况考其宮而獻六羽乎書仲子蓋賤之以正名分也書六羽蓋辨之以謹名

數也然文莫重於羽舞武莫重於干舞皆所以節八音而成樂故舞必以八人為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故天子用八八諸侯用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先王之制也明堂位言魯祀周公用天子禮樂是魯於周公廟得用八佾之舞於羣公廟不過用六佾而已後世禮壞僭八佾於羣公之廟蓋有之矣隱公始復六羽公穀以為始僭是不知諸侯以六佾為正也左氏雖知諸侯六佾之正而謂春秋善隱公復正而書之是不知用於羣公廟為正用於仲子宮非正也不然則善其復正自常事爾春秋何為書之邪隱公用諸侯之舞於仲子之宮春秋且書而罪之季氏用天子之舞於家廟之庭孔子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亦宜乎言考仲子之宮與詩斯干宣王考室之考同孰謂成之為夫人邪言初獻六羽與所謂初祫畝之初異孰謂猶為僭諸公邪此稱獻羽舉文以見武與卒叔弓言籥入同意孰謂婦人無武事邪不然闕宮祀姜嫄之詩何以美萬舞洋洋乎杜預謂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殆非古樂舞之制也

莊公

文公

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公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章明天下之男教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于天日為之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陰事小雅亦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

有食之亦孔之醜則知日者陽精也君之象也食者陰侵陽也臣蔽君之象也人君能修德政則變消而福至反是則災起而禍成故日食之變三十有六春秋皆書之非特傷周道之衰且以謹人君之戒也孰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哉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是觀之凡日食鼓于社助陽以責陰禮也用牲非禮也孔子書鼓用牲者非謂九月六月不鼓也特譏其用牲尔左氏謂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是不知書述天子瞽奏鼓嗇夫馳之意也

宣公

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禮記齊人將有事於太山晉人將有事於類林則所謂猶繹者明日又祭之禮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干舞有形而無聲籥舞則聲發而形從之先王之樂所以備文武者不是過也春秋之時禮樂不出於天子而出於諸侯非僭行之則僞爲之而已蓋廟祭百禮也臣卒凶事也吉凶之禮固不可同日故宣公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則壬午繹祭固在所可廢也繹祭可廢且萬入去籥而卒事則君臣之恩亦已薄矣與其萬入去籥而不爲樂孰若廢繹祭之爲愈哉此仲尼所以言非禮而稱猶也春秋書猶其義有二有可以通之之辭是幸其猶如此若不郊猶三望不告朔猶朝廟是也有可以已之之辭

是甚其猶如此則壬午猶繹是也然則公子遂公子翬其事固同獨卒仲遂何也曰釐之於隱公君臣之義深宣公之於遂君臣之恩薄聖人於經沒釐而著遂者所以示褒貶也蓋仲遂死於王事也故卒而字之不言公子者宣公失父道故也與僖十六年卒公子季友異矣商周皆以萬人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則萬舞天子之樂也言壬午猶繹萬人去籥非特譏繹祭抑又譏僭用天子之樂爾傳者以謂萬人去籥以其為之變譏之也其曰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其言譏之則是言不卒則非春秋所書為宣公失禮不為仲之不忠於子赤也果為不忠於子赤奚待卒而後正之哉

昭公

公十有三年二月壬午葬昭公於穀
卒事

籥之為樂起於黃鐘之備籥而為三則冲氣出焉先王所以通中聲也蓋宗廟之祭事之大而重者也夫卒事之小而輕者也先王之禮不以大廢小亦不以輕妨重宣八年卒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是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酉有事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譏其以八廢大也言萬入以舞為主言籥入以聲為主卒仲遂于垂為死王事故也卒叔弓不言地為泄事而卒故也

樂書卷第八十二

易訓義

需

師

豫

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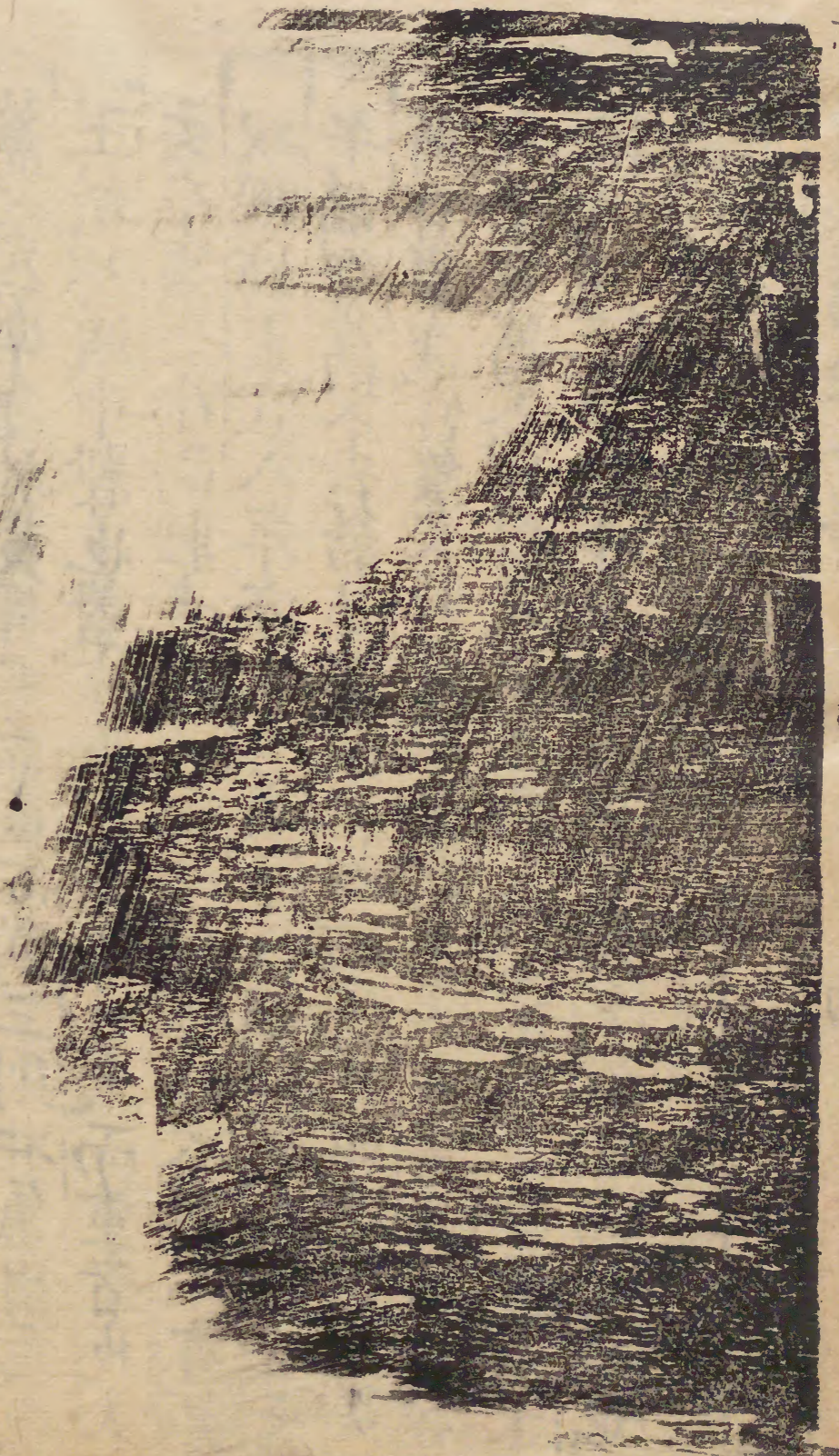
需

需

坎上
乾下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天之所需以為兩者雲也君子所需以為燕樂者飲食也飲以養陽天產也食以養陰地產也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而已此君子所以需朋友故舊以為燕樂歟蓋以飲食燕之者禮也其樂之者樂也文王之於周以鹿鳴燕羣臣嘉賓則曰以燕樂嘉賓之心以常棣燕兄弟則曰和樂且湛以伐木燕朋友故舊則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由是觀之酒食所以合歡豈



虛言哉若夫九五體飲食之道以養天下非特施禮
樂於燕樂之間而已故曰酒食正吉以中正也與困
于酒食異矣

師

師 坤上 象曰地中有水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
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師出以律
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人生天地之間一氣
之消息一體之盈虛未嘗不與陰陽流通與物類相
為感應律也者述陰陽之氣數通物類之終始故凡
聲音所加吉凶所兆發宜真應昭昭者皆得考其
祥焉然則以同律聽軍聲使吉凶不待陳而知勝負
不待戰而決豈有他哉本諸五聲而已蓋角主軍稷

而士心失商主戰勝而軍士彊徵主將急而軍士勞
羽主兵弱而威明喪宮主軍和而士心寧其聞而聽
之聽而詔之則吉可馴致凶可豫防而坐收百勝萬
全之効焉此所以武王知商之不敵師曠知楚之不
功也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不過如此在易
師之初六以柔下之才處一卦之始師始出之象也
據坎之體於象為耳而主聽以律之象也方是時吉
凶未明勝負未決以律則惠迪吉失律則從逆凶春
秋傳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以律不臧無害為吉
不失勝之道故也失律而臧無害為凶失勝之道故
也昔王良從禽為之範終朝不獲一君子不以為失
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以為善彼從禽猶若
是况行師乎其否臧凶宜矣老子曰妄為而要中功

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此之謂歟周之出師有
太史抱天時太卜正龜兆大師執同律皆所以慎戎
事重民命則易之興當周之盛德其師出以律豈不
信然以初六為師出之始則上六師旋之時也出而
以律所以存豫戒之智旋而左執之所以示愷樂之
仁非憂樂與民同孰與此哉古之言律或謂六律或
謂六始配律者或以呂或以同六始則以六間配之
何也曰迷天地自然之氣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
匹於陽為呂間於陽為間同於陽為同呂命以體間
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也
是卦特以律為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豫

坤上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中一陽之復也雷行天上四陽之壯也豫雷
出地則非一陽之復亦非四陽之壯適陽中之時也
天之中聲於是發矣總一卦言之在彖天地以順動
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在爻初則鳴豫而志窮上則
渝冥而無咎則豫之貴中非特乎象也然則以雷出
地為中聲之發明矣蓋電有形而無聲雷有聲而
無形秋陰中也雷聲收焉蟄蟲應之以坯戶春陽中
也雷聲發焉蟄蟲應之以啓戶啓戶則蟄者奮雷
出地奮之象也鼓之以雷霆記禮者以為樂之和
驚之以雷霆莊周以為咸池之感則雷出地奮豫
先王作樂之象也然作樂崇德振古如茲故稱先王
焉至於以之薦上帝配祖考因時以行典禮惟殷時

爲然以殷人之祭尚聲故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
殷學主以樂教瞽之所宗又那祀成湯以樂爲主則
殷人尚聲可知矣蓋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故卦爻
有稱帝乙歸妹有稱高宗伐鬼方有稱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則易之述殷非特薦上帝配祖考而
已周之盛時雷鼓雷鼗以降天神以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非不體雷出地之象
作樂以薦天神配人鬼也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異於殷之薦上帝一以祖
考配也豈非禮樂略於殷至周然後大備邪世德下
衰樂廢以淫鄭衛好濫而趨數宋齊燕女而教辟類
皆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君子不聽祭祀弗用者
明不足以崇德幽不足以薦鬼神故也

比

比 坤下 象曰地上有水比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
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爾雅曰盞謂之缶缶之爲器內虛以容外圓以應土
音出焉八音之主也宮爲土聲信德出焉五聲之君
也記曰樂者樂也雜卦曰比樂也樂爲樂之實正爲
樂之器初六陰柔之質正之象也其爲器虛而能實
有孚盈缶之象也誠信之德充實於內而人樂之君
子樂得其道而來小人樂得其欲而來吉孰甚焉非
有他而何周官六鄉之民入則爲比出則爲師比有
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與民同吉之意也師出以律否
臧凶與民同凶之意也非憂樂以天下孰能與此



樂書卷第八十三

周易訓義

次

離

萃

升

既濟

艮

次

坎三坎上六四樽酒盞貳用缶納約自牖象曰樽酒盞貳

剛柔際也

酒所以養陽而其器為樽食所以養陰而其器為盞樽則其體外負陽類也故其數奇盞則其體內方陰類也故其數偶樽酒盞貳禮之至薄者也用缶樂之至質者也六四以柔正而无應乎陽九五以剛正而无應乎陰當坎之時能免乎險者惟剛柔各得其正者能之以正而相與以近而相得行至薄之禮用三

質之樂其誠有不足以相際乎禮曰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之謂也魯頌以于胥樂兮爲君臣有道之頌孟子以徵招角招爲君臣相悅之樂蓋本諸此然人之相與以誠則約以僞則費病約者致其誠之謂也室之有牖則幽明通剛柔相濟之意也蓋相際者禮也相接者恩也君臣之間恩不隆於禮故坎言剛柔際父子之間禮不隆於恩故言剛柔接然解之初六言剛柔之際與坎異者坎之六四九五以近相與不必有所之故言剛柔際解之初六九四以遠相與不能無所之故言剛柔之際之

離

離

離上

離上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藪以至彈琴謂之鼓琴鏗瑟謂之鼓瑟吹笙謂之鼓簧然則擊缶謂之鼓缶不亦宜乎六二陰也缶象也九三陽也其用動以吐歌象也九三以炎上之性履過中之位不能反炎上之性鼓六二之缶以歌樂則大耋之嗟不期至而自至矣其能久而無凶乎詩曰今我不樂逝者其耄此之謂也比之初六坎之六四離之六二皆陰爻其取缶象一也然比取其情以樂者樂此故也坎取其聲以坎其擊缶故也離取其象以離虛中善應故也

萃

萃

坤下

萃上象曰澤上於地萃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

禴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

陰氣也故無聲以飲為主則用樂可知矣樂以中聲
為本而三孔之籥先王所以通中聲也凡籥皆陽也
故萃升既濟皆於中又言之然萃之陽資萃五升之
陽資萃已無適而非材也萃之六二陰也必待九五
之陽引之然後用禴升之九二陽也不待六五之陰
引之然後用焉故升之九二以用禴為先異乎萃之
六二序於引吉之後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則禴祭主六二言之與萃六二同意然既
濟禴祭則用儉以持盈是有大而能謙必豫可以用
樂之時也成王以是驚持盈而有假樂之嘉者以此

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
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推

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

自天尊地卑至在天成象

別也自剛柔相摩至乾道

地之和也樂以崇德禮以

以賢人志業於焉

以畫神

利者禮之禮也天下之物

樂也

卷之三十三

樂書卷第八十四

孝經訓義

三才

廣要道

三才

紀孝行

曾子曰其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
 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
 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
 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
 罔爾瞻

先王因人性而制禮緣人情而作樂禮雖出於人性

而天地之序實在焉樂雖本於人情而天地之和實
在焉蓋孝之為道其運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
天之經是也俯而視之在乎下地之義是也中而視
之存乎人民之行是也則天之明以順天下之性因
地之利以順天下之情以性化性天下無異性以情
化情天下無殊情然則先王之為禮樂豈拂人性逆
人情而為之哉是故以之成教天下之教不肅而自
成以之治政天下之政不嚴而自治此孔子言首之
以禮樂而民和睦所以先之以天地之經而民是則
之也今夫禮樂之於天下猶陰之與陽也陰陽之氣
贊天地以成歲功禮樂之教同民心以成治道然民
之為道非徒無常產也亦無常心焉苟制之以刑政
則民乖離而無耻苟導之以禮樂則民和睦而不悖

故導之以禮非特使之知昏定晨省而已必使之
相親而為睦矣導之以樂非特使之知下氣柔聲而
已必使之去乖陵而為和矣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
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由此觀之先
王導民以禮樂其効必至於揖遜而天下治豈待其
民和睦而已哉孔子言孝之教可以化民必止於是
者為民而言故也蓋和則有異而無乖猶五味之和
也睦則有親而無踈猶九族之睦也一人和睦一家
化之一家和睦一國化之一國和睦天下化之所導
者寡所化者衆然則禮樂之於化民豈曰末之云乎
然禮樂之道廣而充之於內則藏而為愛敬記曰禮
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同愛者也發而擯之於
外則形而為好惡故記曰禮言

禮言
禮樂之宗文

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

矣是以孔子之

論禮樂必始之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
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遜而民不爭所以明禮樂之
之本也終之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所以明禮樂之
用也無本不立無用不行有本有用舉而措之天下
之民民孰有不具瞻者哉故記曰樂極和禮極順內
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
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
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
下無難矣豈非導之以禮樂民具爾瞻之謂乎

紀孝行

二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事孝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

節人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蓋仁為事

親之實禮樂為事親之文然則孝子之事親也居則

致其敬所以為禮養則致其樂所以為樂敬其父則

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以禮事親

之効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以樂事親之効也古之孝子事親以禮樂

如此固豈不仁者能之乎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然言致其敬則敬孝也則知致其樂

者愛孝而已故不敬其親而敬他人非所以為禮也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非所以為樂也由是觀之禮云

禮云玉帛六乎哉樂云樂之鐘鼓云乎哉其本實在

於孝而已矣

廣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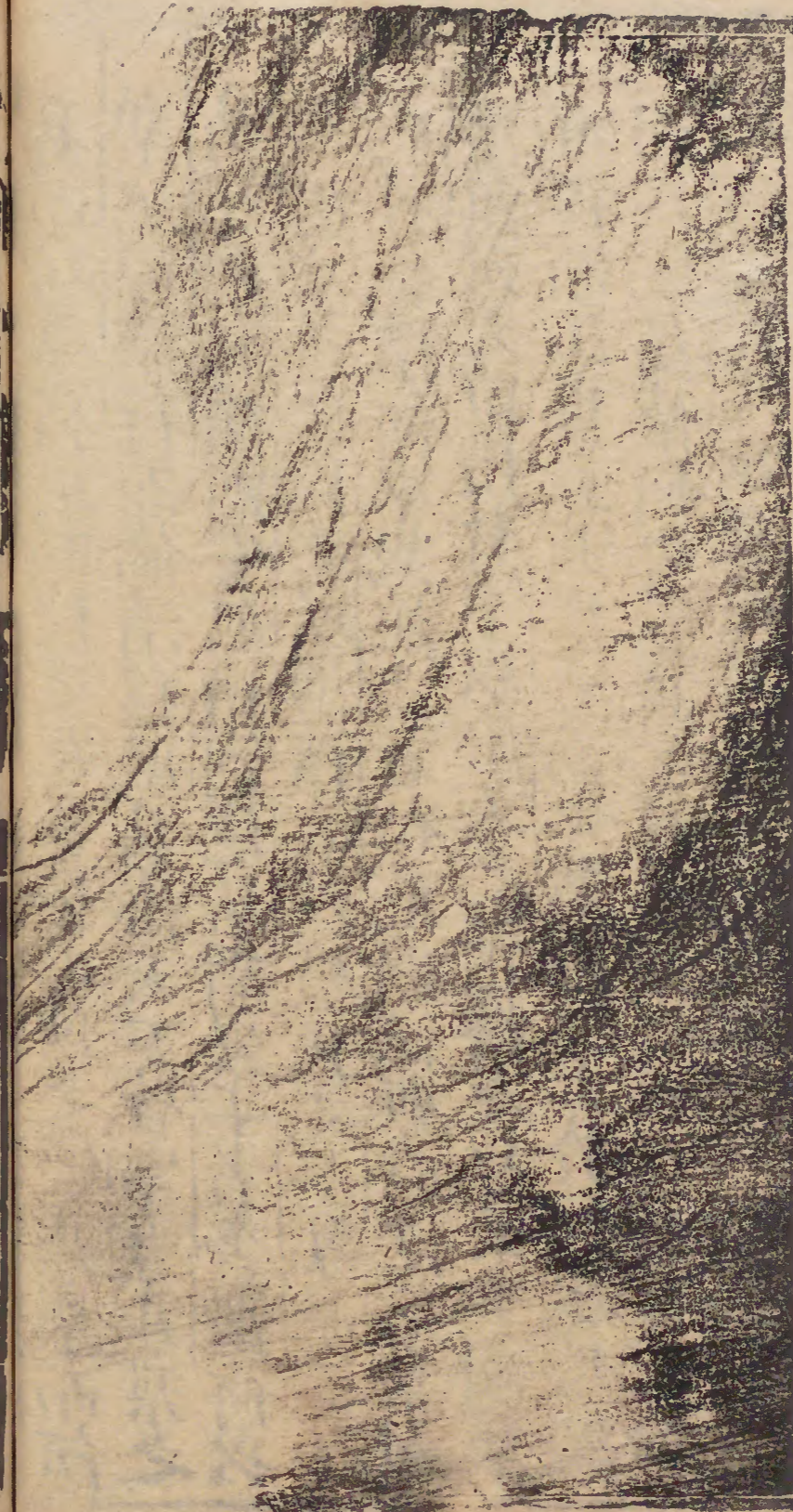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孝悌者人子之高行也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以人子之高行寓君子之深教其所因者本而已矣因親以教愛而民莫不親愛因嚴以教敬而民莫不禮順言禮順則親愛者樂也言親愛則禮順者敬也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乎家邦終於四海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古者教民之道未嘗不始於愛敬而成於禮樂故孔子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繼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今夫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厚薄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為柔至薄之俗可

易而為厚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非樂而何樂記曰樂行而倫清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豈非樂之効邪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謂安上者舍禮何以哉禮之所興民之所治禮之所廢民之所亂所謂治民者舍禮何以哉記曰君位危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列又曰禮者下以治人之情終之以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豈非禮之効也然則詩止於移風俗樂則移風易俗何也蓋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其異如此然風可得而移俗可得而易人之風俗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天之風俗也別而言之上欲其安民欲其治之而論之民雖在所治亦未嘗不在所安也故曲禮言毋不敬而其効至於安民論語言修己以敬而其

至於安百姓

樂書卷第八十四終



樂書卷第八十四

論語訓義

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檮杌曰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韓宣子曰周之禮樂盡在魯矣周德下衰禮廢樂壞太師擊滴齊亞飯千道楚三飯發進祭四飯缺滴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鼗襄入於海故諸侯僭天子者一也二天僭諸侯者有之陪臣僭大夫者有之及其世也陪臣不僭大夫而僭天子季氏之八佾三家一雍徹也言之僭天子者也其為不仁不智也甚

卷八十四

樂書卷八十四

一

明

三夫蓋舞所以行八風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
舞必以八人為節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士二之
大夫四之諸侯六之惟天子得以備數而用八焉八
佾凡六十四人矣季氏陪也二佾而舞八佾
是僭用天子之數也三家不御琴瑟而歌雍徹是僭
用天子之名也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樂所謹
者名數也王制曰大樂正學舞于成授數傳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亦不可以假於人古之人
謹名數如此而陪臣之微且僭竊而用之則禮樂所
存無幾矣季氏如獨故特言季氏雍徹三家所
同故言三家歌貴聲於上故於雍徹言堂與歌者在
上同意舞動容於下故於八佾言庭與公庭萬舞同
意傳曰歌者象德在堂上舞者象功在堂下君子上

德而下功於義或然周官樂師凡國之小事帥孝士
而歌徹小師下管擊應鼓徹歌內宗及以樂徹則佐
傳豆籩外宗以樂徹則賦豆籩膳夫以樂徹于造則
天子歌徹不過乎雍非諸侯之振羽也雍歌於禘又
用於徹與鹿鳴燕群臣又用於鄉飲酒同義杜預謂
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
而止非先王樂舞之意也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四佾
所以別尊卑也其言天子八佾則是言諸侯四佾則非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五常以仁為首六藝以禮樂為先仁者禮樂之質禮
樂者仁之文周官掌禮樂以春官明禮樂以仁而立
也孟子言禮樂後於事親之實明禮樂以仁為質也
仲尼燕居言序其禮樂繼之以君子知仁者近取諸

人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檀弓言樂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其本繼之以狐死正丘首者遠取諸物以明禮
樂之本於仁也然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此季氏
僭用八佾之樂旅祭之禮孔子謂之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其不仁可知通而言之禮樂同出於仁別而
言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與孔子言孝悌仁之
本孟子以仁之實為孝義之實為悌同意蓋仁義人
之道也禮樂德之則也孟子論仁義多合而言之至
孔子必離而言之雖稱立人之道亦曰仁與義而已
孔子論禮樂多合而言之至孟子必離而言之雖稱
事親從兄之實亦曰禮以節文之樂以樂之而已聖
人之言非苟異也各有所當云爾老氏提提仁義絕
滅禮樂而莊周和之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離安用禮樂而且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
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豈
老莊與孔孟異意哉蓋孔孟顯道德以為仁義發性
情以為禮樂所以經世老莊則反之以復本而已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
和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信義禮樂無非德也關
雎美后妃之德亦宜不出於此蓋后妃之於賢才求
之未得則思以致其哀求之既得則悅以終其樂友
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樂之非不至也然且不淫焉
求之以寤寐思之以反側哀之非不至也然且不傷
焉樂者樂也不淫色禮也哀者仁也不傷善義也樂
而節之以禮仁而成之以義后妃之德也衛之夫人

無德靜女之詩以城隅之禮彤管之樂刺之則仁義可知豈不為后妃罪人乎此與詩序先樂後哀者后妃之心詩先哀後樂者事辭之序說詩者逆其心作詩者序其事故也關雎樂而不淫豳則勤而不怨吳季札以二南為勤而不怨豳為樂而不淫何也蓋關雎樂而不淫后妃之德而已勤而不怨則二南之事也豳勤而不怨則豳民之事而已樂而不淫則豳國之風也

樂書卷第八十五終

樂書卷第八十六

論語訓義

八佾

八佾

述而

泰伯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成

周衰樂壞工師之徒或去而不存於朝或存而不知乎樂大師摯適齊少師陽入於海去而不存於朝者也孔子之所語者存而不知乎樂者也蓋羽之為物翕則合而斂張則散而縱樂亦如之始作翕如也則合之以祝非能成之也先之而已繼之純如也則五聲單出而不雜非迭相陵也各歸其分而已繳如也則清明象天而不可掩繹如也則終始象四時而不

可窮樂之一成其可知者不過此爾然猶語其粗者而已若夫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始奏之以人微之以天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始作翕如不足道也次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則縱之純如皦如不足道也卒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道可載而與之俱則繹如以成不足道也孔子不語周之太師而語魯者以周之禮樂盡在魯故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天下無異道有異時聖人無異心有異迹故記以堯授舜武王伐紂為禮之適乎時春秋以出則征誅入則揖遜為義之合乎一然則韶武盡充實之美而武獨未盡可欲之善者豈非盡美在心與道未盡善在

時與迹歟蓋美者善之至而於音嘆美之辭蕭韶九成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之所以盡美也武奏大武而詩曰於皇武王武之所以盡美也王通曰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韶之所以盡善也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武之所以未盡善也觀樂記論武王之樂曰備舉其道不私其欲又曰聲淫及商非武音則武王之武非不在所可欲也其所以未盡善者以其對韶言之則韶又善於武矣

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老子道德經之卒章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是美善天下之至德也故季札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是知堯之大章美善之著者也舜

繼堯之美善而播之於韶非特美而已至於盡美非特善而已至於盡善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豈非書所謂重華協于帝歟今夫諸侯失樂則大夫用之于家天子失樂則諸侯用之於國故周衰之末韶樂不在周而在齊孔子聞之至於三月不知肉味非嗜其聲音者也樂其難窮之美而已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非窮神知化孰與此哉司馬遷謂聞韶三月學之是不知孔子為樂之意也夫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則三月者天時之小變也顏淵三月不違仁卒至於忘禮樂則孔子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豈足怪哉孔子聞韶二月不知肉味樂之至也樂正子春傷足數月不下堂憂之至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亦樂亦樂非窮通也樂道而已是以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木於宋窮於商周阨於陳蔡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况與人歌而善乎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樂道之心終無已也昔孔子遭阨於匡謂子路曰汝歌予和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終而匡人解甲豈非子與人歌而善而後和之之意歟曾子之歌商頌曾點之詠舞雩原憲之弦蓬戶與孔子之歌固雖有間方之原壤登木而歌則又裕矣

秦伯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學道之序始於言故興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德故成於樂詩者養蒙之具禮樂者成人之事孔子

之於小子則曰何莫學夫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
樂此禮所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
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然興於詩非不學禮也
特不可謂之立立於禮非不知樂也特不可謂之文
內則言外傳之教先之以學樂學記言大學之教先
之以安弦以至憂之教胃子文王之教世子大司樂
之教國子弟亦先之以樂則樂者教之終始也仲尼
燕居曰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又詩
樂之節文也荀卿曰學始乎誦詩終乎讀禮是可與
立而已以爲學止乎此則未也

樂書卷第八十六終

樂書卷第八十七

論語訓義

泰作先

泰作

子曰師塾之始關雎

關雎后妃之德也

之本歟周康之時

至治矣逮德下衰

誦之聲蓋洋洋乎

哉必也論其義正其

之於心而已師塾

至於適齊者言得已

亦無補於時也孰若

亂世之平盈耳哉

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其王化

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亦可謂

不雅之風矣師塾治而正之而弦

言也其所治豈特弦誦之聲

本也哉世聞之者聽之於耳得

於心而治上關雎之亂而立

哉世聞之者聽之於耳得

去周適齊雖有志於治

哉由是觀之太師藝
睦之亂洋洋乎盈耳
美也

非苟然也
豈之區區
容之盛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六所

人不耐無樂樂不耐
王恥其亂故制雅頌
流其文足論而不息
人之善心不使放心
也故樂一不正雅頌
一年孔子在衛魯人
其先王所謂立樂之
得其所而區別之矣
丘田儀皆有其義而

無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道不耐無亂先
之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直樂瘠廉肉節去足以感動
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
惡能不亂而失其所哉哀公十
召之而反然後樂始得其正全
方也樂既正則三三三三三三各
觀雅之南陔白三三三三三三
其辭全孔子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六月則

列而次之正考甫得

同編於周之太師書一二三三三三

孔子列於周魯頌之
頌始各得其所邪王
謂有志於學孔子
次齊秦次唐而
不得其所矣此特以
雅頌之音而已傳

侯者六篇而已豈非樂三而雅
週曰吾於禮樂三夫而已亦可
然季札觀樂於魯亦不三三三三
焉魏不次齊而三三三三三三
雅頌為善者樂之所三三三三
云乎雅頌之音理而三三三三

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
則吾從先進

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品之

時有先後禮樂有
足故曰野人後進
其文則非躬行者

質先進於禮樂既其文而三三三三
禮樂既其文而已故曰君子既
故欲從先進以救之以其矯枉

以曲然後直救時
錄絕等瑟而天下
天下人始含其明
以樂為和謂之君
得言言三慨然與
言文管二曰從周
道之也從周從先
中者也洪範三
二子曰由之瑟奚為於
傳曰子路鼓瑟有
一不才也持有侍孔
制音也奏中聲令
務剛以為基故其

偏然後正也莊周曰
始含其聰矣滅文章
夫與先進之野人同
丁與後進之君子同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何曰從先進有曰彬
進者時之中子思所
德其施於廣疆平亦
止之明

北郊之音孔子聞之
子曰求來爾奚不謂
中節彼小人則不然
百秋厲而微末以象
殺伐之氣夫

然者乃亂上之風也
也後果不得其死焉
門有志於勝人無志
於丘之門所以抑之
乎三子者之埋是有
曰何傷乎亦言其志
仁也然則由之鼓瑟
之者以其因孔子之
二曰求爾何如對曰
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達於禮而不達於樂
之偏禮樂皆得謂之
文之以禮與而不為
素禮樂明備而不為
偏仲尼燕

孔子之言悟窮亦樂
通亦樂之意也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
六十求也為之比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達於樂謂之素達於
樂而不達於禮謂
得謂之有德君子也
者其有德之士數
而不為素禮樂明備
而不為偏仲尼燕

五
八
三

居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孔子問居曰愷
悌君子必去於禮樂之原是禮樂由君子出而奔走
之藝能足口而已非全乎君國子民之道也故孔子
問其志則一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彼其自知名自信
篤終此而已孔子之於門弟子所與言禮樂者不過
顏淵之問一曰可使足而已此孔子所以不以語回者告求與
莊周亦曰蔽於天而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實乎是又指在上制作者
言之與其所謂以俟君子者異矣

樂書卷第八十八
論語訓義
先進
子路

樂書卷第八十八

論語訓義

先進

憲問

先進

子路

子曰點爾何如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

周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曠則舞
雩凡邦之大故歌哭而請爾雅曰舞號雩也由是推
之舞雩之祭非旱曠若國大旱則不必為之非有常
時也記曰雩祭祭水旱也黨正春秋祭祭是雩祭或
春或秋皆遇旱而為之不必龍見之時也此言舞雩

於春服既成之時非黨正秋祭之時也春秋書大旱
二書大雩二十多譏非大旱爲之却又著僭用天子
之禮而已左氏皆謂龍見而雩過則書之月令以六
雩帝用盛樂在仲夏之月是不知周之仲夏龍見之
時非常旱之月也魯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則
其所以舞詠而歸者在道而不在雩故孔子與之樊
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而以崇德辨惑爲問雖未能無
惑而一志於樂道亦孔子之所善也然擬之于路舟
有公西華有志於仕無志於學則有間矣魯之舞雩
孔子與其徒必預之者豈非憂民之心君子所以與
人同故邪

子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孔子
爲政於衛必以正名爲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非所以爲政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非所以爲禮樂也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非所以爲刑也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
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
道備矣然則衛君待孔子爲政孔子以正道爲先務
捨禮樂刑政何以哉在易豫之象曰聖人以順動刑
罰清而民服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教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蓋作以崇德者樂也薦上帝配祖考者禮也是
刑罰清本於禮樂興禮樂興本於刑罰以動其言亦

相為表裏而已明堂位言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繼之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與此同意孔子待衛君不以霸道而以王道亦周公之用心也子路疑之以為迂豈不野哉

憲問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大與之性君子得之以為德性與之才君子達之以為藝言冉求之藝則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無非天下之達德也據於德以為本游於藝以為末則其質具矣苟言而履之以為禮行而樂之以為樂則文質彬彬然後可以為成人之君子矣孔子謂顏回曰既能成人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

行也充四子之實進而至於顏回然後可以語與人
之行故其問為邦告之以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至於
冉求則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則亦可以為成人者
惟顏子可以當之莊周謂回忘禮樂則又進於此豈
特可以而已哉易曰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
成位於天地之中者賢人之能事成人之至也亦豈
不本於禮樂之簡易乎王通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
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深之文加之以
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楊旌若張子房
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
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由是觀之王通之論成人未
為無失楊旌論社稷之臣亦未為俱得也孔子以成
人之道在禮樂如此莊周反謂禮樂禰行則天下亂

蓋有為而言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硤硤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帝之乘時以出入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八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之聲也磬出於八音之石而於卦主乾則磬者乾之音也聖人之於天下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荷蕢聞孔子擊磬於衛徒知其有心而不知其無心其所知亦淺矣季成之於列子知其氣機而不知其未始出吾宗亦何異此荷蕢之譏孔子猶釣者之譏住通也蓋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矣

樂書卷第八十八終

樂書卷第八十九

論語訓義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衛靈公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正有三而行夏之時人正也輅有五而乘殷之輅木一輅也冕有六而服周之冕純冕也樂有文武而樂則韶舞文舞也蓋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五帝殊時不相泯樂是夏殷周盡人道而王非無樂也而禮莫盛焉堯舜同天道而帝非無禮也而樂莫盛焉然三王之禮孔子之所憲章二帝之樂孔子之所祖述顏淵問

為邦必首以是告之者以治道非禮樂不成故也然
禮寓於時而有度數寓於器而有文為樂之所法者
韶舞而已以樂之美善必待久而後成也記曰比音
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然則不言韶舞豈足謂
之樂乎鄭聲似雅而非雅不放之則忘易以淫佞人
似忠而非忠不遠之則行易以殄舜之命官始於伯
夷典禮中於夔之典樂終於龍之納言則鄭聲淫佞
人殆堯舜其猶病諸况顏淵乎顏淵雖樂二帝三王
之道而有王佐之才苟不知戒此如為邦何哉言之
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所以教之也告之放鄭聲遠佞
人鄭聲淫佞人殆所以戒之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其在斯某在斯師冕出乎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
然固相師之道也

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貴者在所敬古人之於
者待之如老者喪者所以盡仁待之如貴者所以盡
禮記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誓亦如之又曰八十
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誓亦如之是待
誓者如老者也語曰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誓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少趨又曰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
者與誓者雖褻必以貌是待誓者如喪者貴者也然
則於其所不知者其可以不告乎故及階則曰階及
席則曰席皆坐則曰某在斯某在斯禮曰未有燭而
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誓亦然故曰樂有相步溫
之至也若夫周官以眡瞭相誓矇語之盡相師之道
如孔子則間矣

季氏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禮樂道也先王以之柔中國征伐法也先王以之威
四夷天下有道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諸侯賜圭瓚
然後為鬯賜祝嘏然後為樂此禮樂所以自天子出
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此征伐所以
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故魯
侯國也天下資禮樂焉此禮樂所以自諸侯出也威
文霸國也天下資征伐焉此征伐所以自諸侯出也
自諸侯出其失不過十世自大夫出其失不過五世
陪臣則三世而已豈非逆理彌甚則其勢彌蹙邪揚

雄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
考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
考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

子之少也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所以
同民心出治道雖一邑之小一國之大天下之廣其為
之也捨禮樂何以哉子游為武城宰而弦歌之聲洋洋
乎盈耳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若禮樂不可廢於一邑也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之
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者禮樂不可廢於一國也孔子

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禮樂不可廢於天下也。邦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如治國何哉。孔子門人學樂者多矣。或援琴而歌。或執干而舞。或詠而歸。或坐而弦。無非樂道以成己者也。子夏對魏文以德音之樂而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是子夏不特知樂道以成己。又知推之為天下國家而已。其賢於子貢問樂不亦遠乎。

樂書卷第八十九終



